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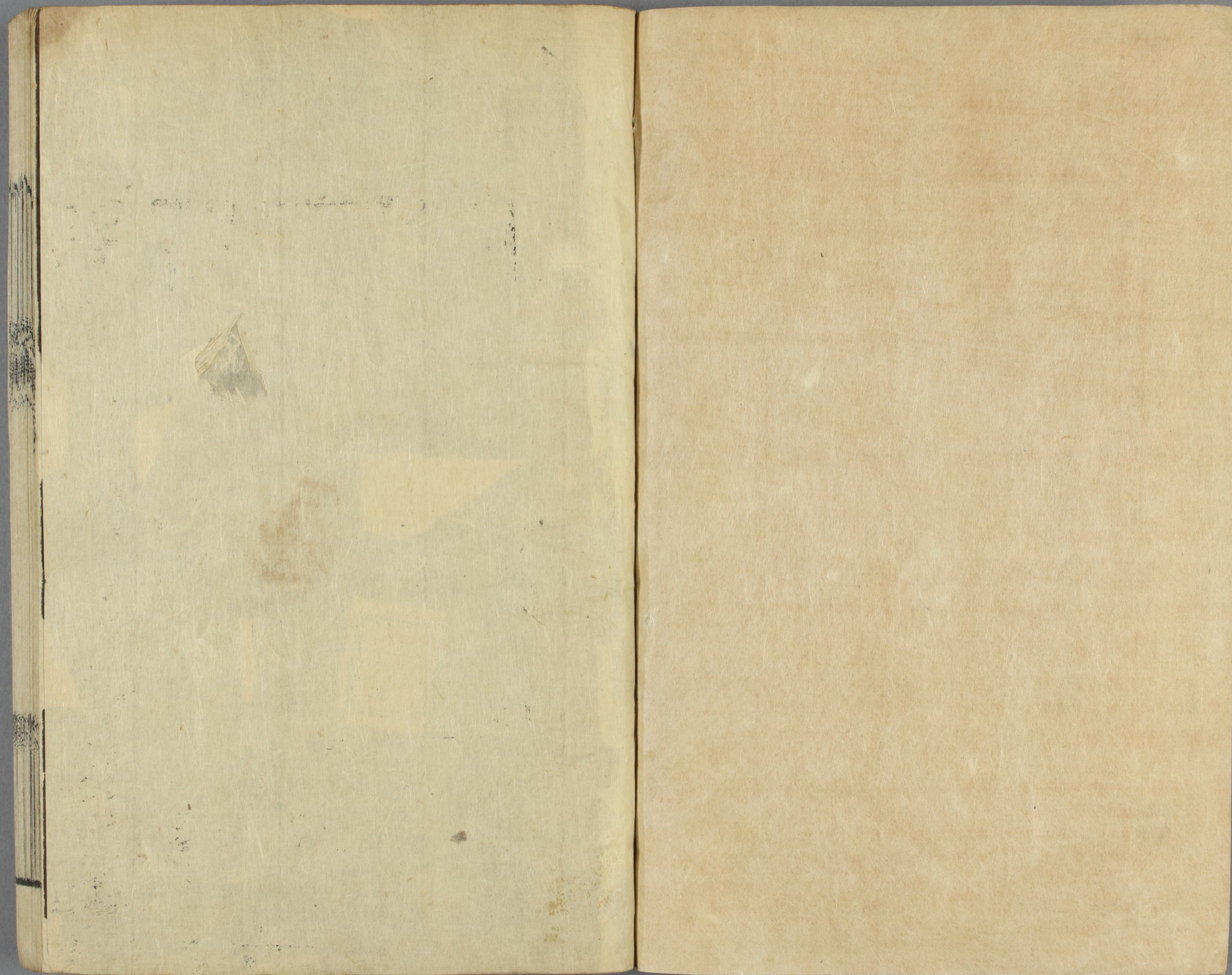
桐城吳先生全書

14

770

6





(6)

44  
770

和  
770  
6

門 4  
號 770  
卷 6



# 文集

門人李嘉屏  
敬題

# 桐城吳先生

文集目次  
桐城吳先生全書第三種

樂卿序  
高郵董君墓誌銘  
張中丞母李太夫人哀誄  
送  
黃氏族譜叙  
附祀議  
馬太  
君墓敘  
一部侍郎潘公神道  
祭丁樂山廉訪

# 文集

始殿

門入李壽報

# 歐陽文忠公全集



## 文集目次

桐城吳先生全書第三種

### 第一卷三十八首

臺箴 讀荀子一 代陳伯之答邱遲書 答陳樸園  
 論尚書手札 張薊雲墓碣銘 合肥相國五十壽序  
 湯勉齋墓誌銘 張中丞母李太夫人哀誄 送蕭  
 桀卿序 高郵董君墓誌銘 黃氏族譜叙 祔祧議  
 送曾襲侯入覲序 馬太夫人壽序 贈太僕卿故  
 福建臺灣兵備道吳君墓銘 前工部侍郎潘公神道  
 碑代 廣西潯州府知府薛君墓碑 祭丁樂山廉訪

文集目次

文 朝鮮貢使集讌圖記 安徽按察使豐潤張君墓

表代 答王晉卿書 李相國六十壽詩 讀文選符

命 李起韓先生八十壽序 福建臺澎道剛介孔公

碑銘 清河觀察劉公夫人詩序 李相國夫人壽序

記寫本尚書後 再記寫本尚書後 范蔭堂先生

壽序 孔叙仲文集序 李剛介誄 論語叙贊 祭

蕭君廉甫文 答張廉卿書 再復張廉卿論三江書

答張星階書

第二卷四十一首

送張廉卿序 祭方存之文 祭弟文三首 張筱傳

六十壽序 趙忠毅公遺書後序 銅官感舊圖記

張靖達公神道碑 誥封淑人梁淑人墓誌銘 讀淮

南王諫伐閩越疏書後 題玉露禪院 榮問二首

保定曾文正公祠堂碑記 袁望清詩序 旌表節烈

張太宜人碑銘 胡氏譜序 姚公談菡圖記 賀蘇

生先生七十壽序 題范月堂大橋遺照 合肥淮軍

昭忠祠記 贈光祿大夫記名御史刑部郎中合肥李

公廡碑 程忠烈公神道碑 武安縣孫君墓誌銘

題馬通伯所藏張廉卿尺牘冊子 陝西留壩廳同知  
 陳君墓銘 姚節婦贊 從兄鄆城知縣吳君墓表  
 跋五公尺櫝 黃來庭墓表 弓斐安墓表 石埭李  
 氏族譜序 榮成孫封君神道碑銘 左文襄公神道  
 碑 汪星次墓銘 誥封一品夫人葉母徐夫人墓誌  
 銘 送陳伯平太守入覲序 潘藜閣七十壽序 鄭  
 筠似八十壽序 送季方伯序  
 第三卷五十首  
 天演論序 祭翁大家文 祭姚漪園文 王中丞遺

集序 平江吳氏兩世孝行贊 會里朱氏族譜序  
 翁大家墓碣銘 廣昌縣城隍神廟碑 通州范府君  
 墓誌銘 裕壽泉中丞六十壽序 代 柯敬孺六十壽  
 序 贈內閣學士東海關道劉公墓誌銘 龍泉園志  
 跋 裕制軍六十壽序 代 方曉峯八十壽序 仁和  
 王尚書七十壽序 代 鹽山賈先生八十壽序 記校  
 勘古文辭類纂後 胡問渠墓誌銘 誥封太夫人陳  
 母熊太夫人墓誌銘 光祿大夫刑部左侍郎袁文誠  
 公神道碑 贈道員直隸州知州陳公墓碑 江安傅

君墓表 誥封夫人張方伯夫人墓表 李勤恪公墓

銘代 涇州風土記叙錄 馬佳公夢蓮詩存序寶琳

誥授武顯將軍總兵銜京城左營遊擊王公墓碑

祭李文忠公文 丁維屏編修所輯萬國地理序 原

富序 黃淑人墓銘 劉笠生詩序 謝衛樓所著富

國策序 周易象義辨正序 跋蔣湘帆尺牘 金子

濟民周易本義啟蒙纂要序 矢津昌永世界地理序

高橋白山詠經子史絕句千首跋 岸田吟香萬國

輿圖誌畧序 高田忠周古籀篇序 日本學制大綱

序 冬至祠堂祝文 顯揚祠祝文 節孝祠祝文

武強賀偉堂先生八十有三壽序 姚慕庭墓誌銘

跋王畏甫遺文 李文忠公神道碑銘 李文忠公墓

誌銘

第四卷外集九十四首

詩樂論 贈蕭君敬甫序 尋孔顏樂處論 漢表讐

字序 左忠毅公畫像記 三易異同辨 益稷辛壬

癸甲說 為里中舉節烈引 伯祖逸齋先生文後序

王烈婦墓表 矮枯說 讀內則辨 讀漢書古今



人表 廿八宿甘石不同考 遊大觀亭故址記 原  
 烈 銘十一首 左忠毅父母像讚 楊壽山先生墓  
 志銘 錢楞仙駢文序代 靈谷龍神廟碑代 菊菴  
 先生七十壽序 家嚴慈六十雙壽徵言畧 朱嘯山  
 六十壽序代 黃侍御墓表 魯莊公納子糾論 痘  
 神考 讀韓非子 蔡烈婦傳 題彭孝女冊子 與  
 朱冑甫書 汪府君家傳 李太夫人壽序代 籌洋  
 芻議序 尹處士傳 吳太夫人墓表 李氏譜序  
 王氏譜序 戴氏族譜序 題葉氏家誠詩冊子 李

相國五十壽序 題溪澤王琴航遺令冊子 洪夫人  
 傳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贈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兩江  
 總督一等毅勇侯曾文正公神道碑代 求闕齋讀書  
 記序代 石匣龍神廟記代 廬州會館記代 蔡篆  
 青詩集序代 安徽通志序代 慎菴圖記 鮑太夫  
 人墓表 記太史公所錄左氏義後 二許集序 記  
 姚姬傳平點漢書後 書滄州王希岐所著切韻書後  
 記古文四象後 辨程瑤田九穀考 跋所書柳子  
 厚詩 題董文敏選錄史記真蹟 導 旨籌議摺代

尾崎字說 抱一齋記 跋西師意所著書 西師

意實學指鍼序 李文忠事略九首并序 詩序論一以下補遺

詩序論二 讀盤庚 讀項羽本紀 漢王劫五諸

侯兵考 與楊伯衡論卷耳序書 書鄭康成詩二南

譜後 與楊伯衡論方劉二集書 北游紀略序代

代李相自陳衰疾難膺重寄摺 都文集全卷二百二

十三首

光緒甲辰正月門人賀濤宋朝楨等集賢刊行男闔生謹編次

臺箴

文集第一

昔在三后有言是輔導於卿士庶人聵瞽有懦不矢招  
之以鼓彼辨亂政其吭則斧諫為專職始東郭牙厥有  
言責子輿是區降秦及明獬冠齒齒孰回而崇孰匡而  
圮唐宋悴荒式爽厥聰令以風聞而辱臺是鱗使巫論  
藥祝議匠作有閉而口法隨汝後既挺乃急哆侈罔極  
厥主弗寤匪訐惟直曰予不自聖汝罔或默直不可以  
驟求枉不可以亟收靡言壅離用墟厥居故鄂鄂以興  
亦喋喋以崩仰覽前辟度言用繩後世失厥衡乃替乃

三集一  
陵恢恢之度庸主以之逢愬巖巖之刑庸主以之拒爭  
明逞淫威帝祚我 聖清遠揆皇古近懲往明闕是四  
聰靡言不容忠不可不選姦不可不遠兩聽生惑弦弛  
則反臺臣司諫敢告執簡

讀荀子一

自太史公以孟荀合傳其後劉向楊雄韓愈歐陽脩之  
徒皆并稱孟荀程朱繼出孟子之傳始尊而初漢之時  
荀氏獨為言禮之宗其傳尤盛荀氏宗旨亦歸於聖人  
其異孟子者惟謂人性惡以善為偽耳然世言孟子論

性本有未備故宋儒輔以氣質之說實已兼用荀子要  
之聖人皆未言此吾謂孟子固嘗以聲色臭味安佚為  
性矣其言性善蓋本氣質純美又病學者外仁義不為  
而溺於聲色臭味安佚之中故曰君子不謂性是亦榜  
檠矯直之意而荀子則氣質不如孟子由困勉而得遂  
專以化性教人夫亦各言其性之所近而已且孟荀之  
言皆貴學不恃性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子亦曰  
涂之人可為禹其以善為偽而自釋以可學而能可事  
而成又即孟子孳孳為善之指此其所以同也昔孔子

罕言命仁以詩書執禮為教當時列徒親炙聖人一傳而後言禮者已各不同其與聞性道則曾氏一人而已孟子晚出私淑而得其宗然於禮樂之意鮮所論列而荀卿則以為人不能生而為聖人必由勉強積漸而至勉強積漸必以禮為之經緯蹊徑故其為學達乎禮樂之原明乎先王以禮制治天下之意其言皆程於彙括非知和無節明自然流極放恣者比而謂養欲給求知通統類又未嘗以禮為桎梏也非得聞於孔子之文章者歟至其非十二子或據韓詩外傳無子思孟子此又

非荀氏之舊且其言不足為卿病也夫學者之傳源遠則未益分故孔子之後儒分為八當孫卿之世吾意子思孟子之儒必有索性道之解不得遂流為微妙不測之論者故以僻違閉約非之又其時騶衍之徒皆自託儒家故史記以附孟子卿與其處稷下所謂聞見博雜案往舊造說五行者謂是類也卿又言法後王與其平日小五霸師聖王之意不合然謂五帝之外無傳人五帝之中無傳政則亦病騶衍之徒遠推上古窈冥怪迂而為是說耳所謂後王即三代之聖王也豈嘗繆於聖

人哉大抵孟荀之學皆出孔子故子雲譏其同門異戶  
荀子好言仲尼子弓子弓特其傳易師而卿之學要為  
深於禮其非十二子又並稱仲尼子游子游亦深於禮  
吾意卿者其學於子游之徒歟孟氏傳自曾子而檀弓  
記子游論禮曾子每不能逮此孟荀之傳所自分也  
讀荀子二

荀子之書凡所為論議之文總為正論篇凡所為賦總  
為賦篇類其徒所集錄者其與秦昭王趙孝成王臨武  
君應侯齊相所言及其弟子陳韜李斯所問答皆稱孫

卿子其為門弟子所記無疑蓋孫卿既歿其徒乃編次  
其書故頗有附益散亂非其書本然也昔韓退之嘗稱  
荀子吐辭為經又欲削其不合者以附聖人之籍今就  
其書考之堯問篇末言孫卿孔子不過世皆知其徒所  
為矣其他與卿言不類者亦皆其徒之言也夫卿既言  
治生於君子亂生於小人矣顧又言便嬖左右為窺遠  
收衆之門戶既言巧敏佞說善取寵為態臣矣又言事  
聖君之義以順志為上安得一人之言詭易如此凡此  
類必韓非李斯之徒所竄益者其非卿言決也退之能

辨古書正偽意其欲削者其此類也歟其書篇第亦失其舊劉向揚倂兩定之皆未當如序官一篇乃采取古制非其自作故樂論引之曰其在序官云云是序官舊必自為篇題今以合王制篇誤矣又戰國策載遺春申賦前仍有書今其賦具存而書乃佚在韓子中此必編次所遺而韓非獨收存之者是亦集錄於弟子之一證也要之今荀子非完書漢時中孫卿三百廿二篇劉向所校讐者卅二篇而已此又非集錄時本然也當周秦之間孫卿最為老儒善詩禮易春秋漢初經師皆承卿

學故爭掇其書二戴記禮韓嬰說詩為尤甚卿好引詩書自證其言今戴記及韓詩外傳率如此吾疑其間仍有荀子逸篇賈誼引學禮教諭太子之言大戴亦載之當時言禮制率本荀子賈生受左氏春秋於張蒼蒼受之孫卿然則生之言亦孫卿所傳歟又向所芟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其中亦必有脫誤難讀而向自蒐獵以為說苑新序之屬者惜乎其文不見於今莫得而詳考也代陳伯之答邱遲書

伯之不肖虧損名字孤負國恩越境待罪忽復四載南

望邱隴神魂飛越信至勤宣令德敦誘備至然猶有未  
達鄙心者請畧陳固陋伯之昔仕故齊遭逢末祚刀敕  
用事梅茹驕橫每懇見圖羣小卒與禍會主上偉畧應  
運仗義荆雍遠勤使問託以心膂私念逢時遇主自古  
為難弃昏就明達人所尚不敢抱咫尺之義徇拘攣之  
見遂乃委身歸命倒屣迎師於斯時也大藩千里弃之  
若遺愛子在都不敢有戀士為知己者用雖絕吭斷脰  
披肝曠膽且將不惜尚何臺榭之足顧妻妾之足云乎  
義旂東指進逼秣陵猥蒙聖恩授昇軍任壁籬門薄西

明提偏軍對勅敵委質伊始奮欲圖功每遇降人呼問  
臺事卒使危城薦璧朝士膝袒伯之不才不敢貪天為  
功若以自結於明主亦云幾矣大梁革命還鎮本州方  
思招附豪儁為國捍城孰寤娥眉遇嫉明珠遭嗔樊沔  
舊人以新降進讒臺省文吏以功伐見妬謂懷反側頗  
涉猜防遺尺寸之勞錄邱山之過別駕鄧繕績效卓著  
長流參軍朱龍符驍勇冠時并皆久贊賓僚深資忠益  
迭被臺勅勒使罷遣男兒立功立事開藩析土亦願俯  
庇羣下快意自娛今乃搖手舉足輒蒙檢制與吏民語

何以爲顏此則有死而已誰能屈身汙行以事左右勛  
戚之臣回面腆腮以對刀筆舞文之吏乎屢披情素未  
蒙矜許會鄭伯倫程元冲等默揆上旨曲求親媚倖功  
邀利乘險迫人或起兵見拒或突入相攻倉卒驚擾罔  
知所措而征南之軍已達柴桑議者不察見謂謀反有  
端伯之雖甚不肖亦頗識可否之執矣當夫襄漢始起  
郢魯未降弱息方整援師本鎮尚多見力搯咽喉之形  
成犄角之執韓白復起不能爲謀逮乎臺城被攻精甲  
尚有七萬列朱雀之陣麾白虎之旛兩敵重輕視吾左

右不以此時希圖至計天下已定乃欲舉一州之衆抗  
天子之威此乃淮陰所爲銜冤於兒女絳侯所以被屈  
於獄吏也嗚呼希範子謂伯之顧出此哉夫人不能早  
自託於君家及乎罪至即束身聽刑仰藥明志亦復何  
難顧念主恩莫酬壯志未就雉經溝瀆之中膏血鈇鑕  
之上天下後世且曰陳伯之反覆小人背叛嬰誅則辱  
在百世死不瞑目且使興朝有殺戮功臣之名烈士有  
人人自危之意甚非所以重朝廷而忠陛下也夫射鉤  
斬祛明主尚不以為疑豈以大梁受命駕馭羣雄不推



文集一  
赤心置人腹中自翦羽翼顧謂得計慈母受譖投杼自  
驚孝子被撻大杖則走用是渡江北竄暫追天威冀他  
日或垂矜宥更賜收錄耳雖潛身異國豈嘗須臾忘本  
朝哉昔樂毅逃燕不失見幾之智信陵居趙虛為改節  
之行以古方今竊慕芳躅而執事者云云遂謂伯之屈  
節虜廷絕義故主丈夫一身豈能再辱子尚疑此夫復  
何言方今北敵尚強西蜀不靖豈宜久弃壯士以資敵  
國若使聖朝追叙前勞更俾逋臣獲申幽憤憐其擇木  
之智察其被讒之由雪其逆節之誣鑑其逃誅之隱行

當持繞朝之策為治父之囚歸罪闕廷伏受處分至於  
總戎北征弔民洛汭則舊部未散堅甲猶存伯之雖老  
矣尚能負弩前行揚鞭深入萬一屍裹馬革元歸狄人  
揆之夙心實已無憾重辱嘉惠敢布腹心伯之頓首

答陳樸園論尚書手札

大著今文尚書攷扶千秋之微學羅石氏之舊聞世業  
遠婉乎向歆專家近掩乎孫段自枚賾古文專行於世  
即馬鄭遺說亦就散亡若歐陽夏侯之學則更廢墜失  
傳莫可考引是以我朝樸學諸公得漢人片言寶若

彝鼎而三家之學絕無有尋其墜緒者閣下獨旁蒐遠  
紹輯成歐陽夏侯遺說攷洵為前哲所未逮至如泰誓  
一篇武帝末始出自二劉父子馬鄭諸儒均以為後得  
之書其非伏生所傳無疑史記周本紀所載誓辭數十  
言蓋如殷紀之載湯誥皆史公網羅放失而存之者其  
時民間所獻之大誓猶未出也王伯申乃曲證其傳自  
伏生殊不足據白魚赤烏出於大傳本紀以為九年觀  
兵時事其下十一年云武王乃作大誓則九年未作大  
誓甚明而後出之大誓有赤烏等說明與史記不合此

自後人割取大傳史記而誤合之者又其時左傳國語  
孟子諸書未出亦未能刺取以彌其闕江良庭強釋馬  
融之疑實非衷論章句即偶有脫遺何至諸書所引無  
一見存者耶閣下既信大誓非伏生所傳而猶取江氏  
之說似尚未安又謂書序真孔子作而以足并九篇之  
數亦仍有可疑者唐孔氏謂伏生并九卷而序在外蓋  
以伏生所得并九篇及安國以古文考并九篇皆主本  
經為言不應兼及序說而儒林傳稱張霸分析并九篇  
又采左氏傳書序云云尤為序不在并九篇之塙證竊

謂書惟古文有序今文則伏生於經尚亡數十篇無緣  
更存序文古人經傳別行古文既入中祕其序自傳人  
間故張霸得以采取非今文自有序為張霸所采也詩  
三家序彼此不同今文書若有序安得與古文畧無異  
義况伏生篇第盤庚合為一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又  
自與序抵牾耶世家稱孔子序書漢志亦稱孔子纂書  
凡百篇而為之序所謂序者殆如易之序卦法言云昔  
之說書者序以石溫公訓序為篇之次第是也若謂孔  
子作書序則有以決其不然伏生書堯典本為一篇而

舜典序謂堯使嗣位歷試諸艱此則同於姚方興之分  
題矣孟子太甲放桐前後凡六年而伊訓序謂放桐三  
年則同於枚賾之古文矣今知枚姚之偽妄而顧信序  
為孔子作豈非知二五而不知十耶愚意大誓既屬後  
得今文又本無序則古經止卅八篇漢志稱卅九卷者  
班據別錄作志時後出大誓已合於經也史記云伏生  
得卅九篇者又後人據班書改之者也孔臧言卅八篇  
象卅八宿臣瓚漢書注亦言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卅  
八篇是知史記本亦言卅八篇矣若如閣下所云伏生

與兩夏侯同為卅九篇伏生則數小序不數大誓夏侯則數大誓不數小序篇數雖同篇名各異恐非其實也覽尊箬服其精博媿無以相益聊獻所疑如此若有未然不憚互質

張薊雲墓碣銘

君諱懋畿字薊雲四川漢州人少孤貧豪縱尚氣自喜不能微引墨削有口辨每稠坐論議風發衆張目息聲不能儻一言半辭始為秀才不樂隨諸生兀兀伏几上讀書求舉或勸之即笑謝曰公等貴富人無與吾事日

走街閭從諸少年飲博謳唱嬉遊其友蕭廉甫世本誠之曰子有老母奈何自恣肆如此君媿謝請改實無絲毫聽信意後復從少年遊遇廉甫急走避不得色發赤廉甫曰是固慙我言易與矣時陝西巡撫劉公蓉為四川布政使名愛士廉甫為言劉公月廩給其母妻即已所居一室三分割取其二設几榻筆硯書史之屬畢具日坐君於牖下請共學會督學使者按試至君曰使者中無有而欲強取名可煮也則就廉甫所以居比試所為文皆刺取司馬相如楊雄辭賦中奇字覽者至不可

文集一  
三  
句學使果大驚弟之冠其曹遂為選拔貢生劉公遷帥  
陝西以君偕往君故人涪州周靄齡為漢中守會回逆  
圍漢中數月守援絕力戰以死君聞即提卒三百蹕漢  
中闖賊壘求得守尸積骸中抱持大哭挈其遺孤女以  
出輦喪還軍即坐上數劉中丞不救漢中圍致 國家  
失奇節士中丞忿罪君即夜辦裝遲明披衣上道西還  
入劍閣不顧道夢漢中守具冠服來謝且語君曰帝遣  
我視師關中吾欲辟子為從事君曰諾寤而占之以為  
不祥比還蜀遂得疾以卒年纔卅餘方疾篤時語人曰

蕭廉甫長者聞吾遂至此且大慟母夫人不忍其言而  
泣君慰解之已而使家人為散髮挽兩髻左右起坐牀  
上取常所吹笛吹之笛音悽清感人罷笛欲歌氣纒屬  
不能載其聲放笛還就枕遂卒有一子尚幼廉甫交友  
篤至後與余同客會相國所數為余談君生平曰子曷  
為我誌張君他日將伐石列之墓上遂為銘

合肥相國五十壽序

峩峩瀟岳作鎮南服包淮漸江蘊靈鍾淑篤生相公為  
國龐臣內奠區宇外緝海垠在咸豐世有盜獠狂竊

城逋誅泊於 今皇前江後胡湘鄉曾侯載士以舟扼  
元春喉東楚揚越女絲男程九州上腴財賦焉出守臣  
不職弄以資賊乃眷南顧 聖心是惻公起詞臣秉節  
開府義舊八千海壖寸土旌麾始蒞潛出賊後公私赤  
五盱日張口萬夷旁睨聲言助我挾我短長縱則不可  
公一馭之以信以威羣酋俯趨聽我指麾朝寸暮尺披  
枝及根卒復金湯孰夔我藩部曲矯矯天下勁旅以其  
餘威鱣寇徒駭于京告功 皇帝曰俞汝卹予家汝遂  
相予戎夷伎強勝之不武往戒不虞綏我方夏公拜稽

首對揚休命還鎮荆楚督姦制橫兵頓西陲以公視師  
戎闕於郊召公來尸泊公之來不震不驚民曰父母虜  
曰神明大地脩廣厥里九萬國以萬數海居太半鳥言  
獸心雌雄省尾公一警欬望風皆靡夾舟為輪入海如  
風強弱相噬乃以火攻公究其術以教戰士畫革旁行  
同書文字東有日本著海如丸叩關求市羣公伏焉公  
曰何害彼來求援我拒不納折而西面蓋公馭夷厥惟  
天資兼取其長折其械機決勝制敵文武為憲提師十  
萬掉舌三寸最公伐閩孰與高下賓校獻壽洗爵授竿

訟言於座執解皆起天佑 聖清錫公繁社冊功析爵  
絕等百僚擢登台鉉屈其輩曹入拜於堂几杖左右皓  
髮龐眉宰相之母賜履數遷代者則兄南海北海節鉞  
相望人所難任公荷負之天所靳與公具有之永受胡  
福 天子是保人亦有言嘉我未老羣吏祝嘏擇言匪  
譏作為此詩以配江漢

湯勉齋墓誌銘

光緒元年三月桐城縣學生員湯君諱敦善字穀貽有  
疾湯氏之宗數百人日夜來牀下視疾劇減可為不可

為歸無貧富盡拓其私藏得百錢以上皆送君家與買  
藥齊諸可食飲之物既疾甚度不可起則又相約合錢  
辦麻葛可為衰經者若賻布斂衣絞衾織纊他明器之  
屬甚備以待其六月廿七日君年六十有一而卒於是  
湯宗失祭酒里老人與君遊故者失朋後進之士失師  
皆走君舍弔其孤會哭釐喪具舍小不可容則門外編  
蘆架席為屋牆棲客其孤守次不言以動而事行其葬  
也其宗故與其鄰爭墓地訟久矣相持而不決莫敢先  
發君之孤卜其爭處吉告於宗皆曰葬吾公吾曹何言

又告於鄰皆曰葬湯公吾曹何言於是相與負棺復土視封乃去其感人如此蓋君之生也雖不識君者一聽視其言辭容貌退不必考其行而皆信以服化故其病皆憂其卒皆哀其葬皆來會云已葬其孤伐石請銘汝綸辱知君久銘其可辭君娶張氏子二人長曰伯喬次曰奎兆孫四人君家世有隱德君之父曰縣學生條枚居鄉名善人其卒以痰疾君初侍疾日取嘗其痰鹹平以驗疾狀人以此知君孝也君晚築斗室以居榜曰勉齋鄉人尊其字不稱皆稱曰勉齋先生葬在居室東三

里鄉曰大有山曰徐捕其葬以十二月九日銘曰維俗做善衆忌於慝比翳湯君惠宗親泊鄰鄰安脩施士慕懷俗改為維老窮匪忌叢維永崇

張中丞母李太夫人哀誄

於惟夫人毓德媿良劬躬委祉集此蕃昌爰初在室懋功德言母婦嘆嗟作嬪德門追孝尊章魚菽以薦九子三宗均顧一眷旁逮鄰鄰惇獨孤羈實勞實勤以食以衣歲在辰巳有盜獠驕戎叔不為子骸父庖哲人教忠提挈義舊高壘深溝警宵備晝公私赤立萬竈不黔市



穀麥黍脫其珥簪約損口身以蘇瘠枯數百千人尸祝  
厥家卒成令子忠孝奕奕歿為國殤存乃柱石大藩千  
里秉節折土祁祁童童象服繡斧處約匪嗇在豐匪崇  
朽持一節以訖初終謂宜貴壽樂且有儀貴則然矣壽  
考豈多季蘭知宗彤管有揆餘慶在門九京奚慊

送蕭渠卿序

得地長短僅百里臨之以六七級之上官羈束之以二  
百餘年遞積遞增之成法畀之以數百大萬橫目之民  
使治其曲直緩急生死此當世州縣吏之所為也亦基

難矣然而賢哲之士或往往甘心者彼皆有所弃有所  
就不可於上而守吾法不可於法而利吾民不可於民  
而行吾志與吾學是數者固將有一得也不可於上而  
守吾法有之矣不可於法而利吾民有之矣不可於民  
而行吾志與吾學所謂志與學者何歟夫非以為民歟  
民有不可而志與學將可篤信歟曰吾所謂不可非真  
不可也吾方字之而若弃之吾方恢之而若虧之彼不  
知吾之字且恢也而見以為弃虧則不可於意矣吾學  
之未成吾才之不足赴吾志而以周旋於上與民與法

之間誠不知其可也學成矣才足以赴吾志矣而顧舍  
之而上以徇上中以徇法下以徇民其為徇一也士貴  
能自樹立耳齒朝之士薦紳之徒其是非可不顧猶不  
可勝聽乃今取悅於蚩蚩然橫目之氓欲以決吾進退  
哉曰今之所謂循吏者與此異曰吾固不為今之循吏  
者言也奚而不異富順蕭架卿選於吏部而今奉化吾  
與之言同於其行遂書之

高郵董君墓誌銘

董氏其先元集慶人遷來高郵始至正間在明永樂翰

林諱璘以忤王振遂歸弃官籍記在史種德及裔曠不  
世仕於鄉行義有綏祖者國子監生君曾大考其門州  
旌金入於炭炭人不知公帑而得更持與之娶婦王氏  
德偶行妃方冬憐寒褫身所衣既易而新仍前之為是  
生有臺臺生之鏞再世諸生世其義風為君祖考家瘠  
道豐考娶吳氏實始生君君諱丙元字曰燧臣孝於其  
親及其弟昆昆殂孤遺君實父之以其恩紀旁逮鄰里  
比竈十數侍君而火孰寒孰孤孰呻孰痛孰壯無室女  
不得夫孰填壑渠橫骸瘠枯君一周之同其有無以襦

以哺以夫以家以封以旒以收其帑以止勞呼石槁以濡而身癯癯而家負逋人或君德君讓弗克有蘊不施此小何力其於交友又以義取聞人一長譽不容口不可於義譙不少假及君之疾問者咽門或出禱祈天活善人正月五日光緒改元六十有八君之卒年始君在塾有突不黔持棉貿粟有母來饁棉鷺不時日昃而饑已饑何苦人饑是憂如君而羸希文之儔君之發憤肆力於文周秦兩漢洎唐宋元傳記諸子百家之言手所寫錄表高如山試於有司十進十黜門墻小生振翮羣

飛人或君惜君忿然作何得何失我道孔碩匹婦失所古之人恥苟竊名祿非吾孫子此君顧言以誠後嗣君文美矣行稱其世曷不有位宜霽而躋州貢太學用諸生老籍於吏部候選訓導唯其不有以昌其後有子三人對廷覲廷又次曰倫皆賢有聲倫及覲廷為州學生對廷進士戶部主事褒君能教在 帝之誥 覃恩加秩大夫奉直君娶於宋宜人是封孫男有二增祿增第君卒 歲卜君葬地 之原日吉月利孤撫君遺乞文以誌銘君墓者吳氏汝綸對廷之友同賜出身對廷

嶽嶽在職有操忽如不樂以歸養告窮而益高不易其  
轉祖考之蓄逮君猶鬱君社所委庶其在此

黃氏族譜叙

黃氏其先江西人元順帝時有諱圖者生三子回甫懿  
甫勝甫徐壽輝之亂圖死鄱陽回甫與諸弟載其母避  
寇至桐城家焉是時天下大亂盜賊蠭午居民所在結  
堡塞自固黃氏亦集眾築城以居諸孫有名鹿者胄盛  
斗粟尤驍勇因以名城謂之鹿城明太祖既克安慶舉  
宗迎謁賜爵不受唯懿甫勝甫之子孫有從征者皆積

功伐封明威將軍襲職數世不絕其後或在桐城或在  
金陵在金陵者為指揮所謂指揮黃也諸黃既皆遠徙  
以武勇為名將家獨回甫之後世居鹿城以儒顯太祖  
既定天下詔州縣各立倉四所謂之預備倉選大姓一  
人為倉正守之桐城諸倉則回甫之子源仲實膺是選  
後五世有為南京戶部郎中諱某者始為譜紀其先世  
而江西之系及懿甫勝甫皆斷續不可譜譜自回甫以  
下故鹿城之黃皆祖回甫戶部君之仕當景泰天順之  
間其族姓寔蕃衍矣然自洪武迄正德黃氏占數桐城

者皆止一戶嘉靖時徭賦滋繁乃析之至數十百戶戶益分而枝別益殫散難紀則譜牒益重其後間數十年輒一纂輯至於今為桐城望姓五有餘年咸豐中遭洪楊之亂稍復耗減及光緒紀元黃氏諸老人又相與繼為斯譜蓋上溯戶部君之譜已七脩矣其族有以知縣官直隸曰焜者字植卿與余家有連又相與為僚告於余乞文為序余嘗考求鄉邦文獻病方志蕪瑣不足徵信輒欲遍覽桐城舊家譜牒仿王儉王僧孺等所為百家譜之例為一書以示後亦禮失而求之野之意也

久客於外不暇以為今讀黃氏譜其明初武節多可紀者又桐城諸族大抵元季所遷其遷多自江西或徽郡而莫詳其移徙之由黃氏譜謂避徐壽輝之亂其言蓋信而正德嘉靖數十年間戶數多寡迥然不侔前代盛衰得失之林於此可觀焉又不僅一家一鄉之故實已也因為本黃氏所以興而譏次大畧以弁其首

附祧議

伏見 穆宗皇帝將祔 太廟廟室已盈事下百寮集議禮親王等二百一十人議增龕座其異議七人皆欲

文集一  
改廟復古醇親王以增龕為是以改廟為非有 詔大  
臣覆議昔唐議禘祫四門博士韓愈賤不及議亦為議  
以獻謹師其意為私議以述所聞竊謂禮緣人情可以  
義起制度因革每代不同苟其當於人心不必悉依經  
典至若格於時勢雖法出古聖亦須變通此韓愈所謂  
事異殷周禮隨而變者也又况禮文殘闕古制難詳自  
劉歆已言祖宗之序多寡之數禮經無明文至尊至重  
難定以疑文虛說况下此乎諸言七廟九廟之說者皆  
以為帝王不易之制其實商之七廟出於偽古文虞之

七廟出於偽家語後人考禮當以鄭康成為宗鄭謂虞  
夏五廟殷六廟周七廟然則所謂七廟者不過一王之  
時制并非百代之定法魏初廟制定於高堂隆隆傳鄭  
學特取東漢諸帝同廟之制蓋必博稽往古折中至當  
晉武帝時羣臣奏稱上古清廟一宮至周制為七廟聖  
旨宏深遠跡上世舍七廟之繁華遵一宮之遠旨晉臣  
所稱蓋鄭康成高堂隆之舊說其後馬端臨亦極論七  
廟之失以為不如同堂異室獨為渾成前代禮學康成  
最精後儒禮學端臨最精循二賢之論則周室七廟不

如魏晉一宮明矣至如議者所稱世室昭穆廟以次而南則又經傳所無特據朱子之圖為說宋理宗時太常少卿度正疏言大儒朱熹宗廟圖說頗更本朝之制學士大夫皆有異論遂不能行據此則本朝之制雖大賢不能輕議朱子之說當時已不謂然愚嘗考之匠人營國世室明堂皆止五室鄭注五室并在一堂是知周人廟制無論七廟九廟實止五室不惟羣廟同堂亦且羣主同室朱子所圖顯與匠人不合非周制也七廟既未必善朱子之圖又與周制不合奈何執而泥之以為復

古 大清自有制度豈必遠法周室然後為賢哉且改廟之說又有甚不可者五廟六廟七廟九廟之數多寡不同要其規制必定於一代初建之初從無中年改立者朱子謂周之世室立於後王及其議四祖祧主又謂廟祀有毀無立是已自叛其說宋仁宗時嘗議改廟宋祁言國朝以七室代七廟相承已久不可輕改當時善其知禮惟隋煬帝議立七廟明世宗改建九廟皆衰世祀政豈足效尤祖宗神靈協會一室已二百餘年一旦改易移徙執必眷顧依違神道人情理無二致宗廟事

重豈宜輕動此馬端臨所謂創造煩擾非所以安神明者不可一也我朝廟制定於國初重垣周二百九十一丈殿陛庭墀各有程式前阻簞子河廟壩更無可拓本法清廟一宮之制今欲就一宮之定執加八室六室於其間必且迫隘不容無以聳示觀聽而樂舞之數陳設之儀執事之列拜跪之位陋而不疏何以成禮不可二也升祔大典變而之吉戴記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今若改廟始祔則考卜興工猝難蒞事廟工未蒞祔禮不成在天靈爽於何式憑古

人不忍一日無歸今乃需之數年乎議者曰暫假前殿夫曰暫假則浮寄孤懸不得謂有所歸矣乾隆時繕脩太廟事非得已今則可已不已非其比也廟者制度之末迹文質可以代變祔者妥侑之精意淹速不可以意為慕復古之虛文愆事神之節不可三也他若特建寢殿有非正之嫌似若降替晉孔衍嘗言之矣若建方殿若改後殿若合世室於中殿不惟不合古制亦與朱子不符徒為變更憲章進退兩無所據此數說者既皆不可因時立制無有善於增龕者矣今之龕制畧如古



之坎室晉加坎室王導温嶠虞喜等往復商榷宋始增室蔡襄為圖此皆達禮君子度時之宜以成一代之典今之增龕同符前哲又有道光時奉先殿增龕故事踵而行之更無疑義議者嫌其簡陋不知祖宗之旁正以靜穆為貴且改廟而陋小制度其簡陋不愈甚乎廟制既定祧遷之議當奈何曰祧非禮之善也古人簡樸祀止數代限於廟數於是乎有祧聖人以是不安於心於是乎有世室以宗有德今廟無五世七世之限歷代之祖與太祖同廟無所謂世室則亦無所謂祧東漢之制

得矣羣祖一廟無遷無毀故其廟號世世稱宗晉宋以來廟制宗號一循東漢而猶有祧遷則泥古之失也於是晉之豫章潁川京兆三世唐之中代二宗宋之僖順翼宣四祖皆旋祧旋復迄無定議廟制不同而強行祧禮其弊必至於此且古之祧主皆歸於不遷之廟畧如今同廟之制非別藏也鄭康成謂周世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蓋已祧之祖與不遷之主同處一廟故廟亦名祧後世止立一廟近祖初祔即入不遷之祖廟與古之祧主正同復何庸於

文集一  
古  
祧祧廟之主奉之何往於是或瘞於園或埋之兩塔間則毀弃之矣或遷於西儲或藏於夾室則降屈之矣禮無所不順親廟近祖其於子孫則祖父也其於祧廟之祖則仍子孫也今祀其子孫而舍其祖父不順甚矣唐多宗知之故制稱禮緣於情廟之毀遷情所未足其祧室宜別為正室使親而不盡遠而不祧以為變而合禮宋胡寅知之故曰子孫於祖考無選擇而事之義其有功德無功德非子孫所當祔祧而隆殺之也是皆不安於祧遷之說者也或謂祀其子孫舍其祖父固不可矣

今醇親王之議祖宗不祧祧自今上始不亦善乎曰今日視之為子孫者固異日祖宗也七世以後不祧遠祖而祧近祖又非人情所安矣今日之子孫有尊崇祖宗之心異日之子孫獨無尊崇祖宗之心乎夫尊崇祖宗人心之不容已者雖有明詔不能奪也宣宗遺詔文宗固未嘗遵矣王之尊祖宗以至誠導今上以大讓甚盛意也獨一代之制十世以前不祧以後則祧其於萬世人心未必犁然各當也王之言曰上以宗支入繼自不敢上擬列聖夫入繼大宗即與大宗

無異統緒所歸神人斯屬豈容區別於其間古之入繼  
大宗者祀典皆豐於昵今將矯而反之善矣然矯之至  
則又過正臣子之於君父不可解於心若因有議祧之  
詔不得於此或別出崇奉之途則不如不祧之為愈  
矣然則七世之後廟不能容當奈何曰晉太常華恆有  
言廟以容主為限無拘常數 太廟之大必不止容十  
七龕雖再增可也昔之論者謂江左中興賀循知禮循  
言昭穆既滿終應別廟若果廟不能容即續為別廟亦  
可也與其未滿而祧於夾室不如已滿而別出為廟後

世君臣必有考舊聞而衷一是者我 朝禮樂多制作  
於康熙之時而廟祧之禮 聖祖獨無遺訓其時廟中  
九龕尚餘其七故不為後人預定今循奉先殿故事東  
西可增八龕餘龕之數與康熙時同 聖祖之所未議  
今亦不議可也愚見所及不改廟不議祧行之當時而  
宜推之後世而安而 廟號稱宗亦且名實相副則  
大清之制固將超晉唐而軼殷周矣謹議  
送曾襲侯入覲序  
岸大海憑島嶼裂土而治者以百千數中國恃海為險

自古絕不通 聖清有天下聲教枕被東首致水土物  
款關求市者卅有餘國其强大者輒遣使詣闕下置邸  
第通聘好以號令其人邊吏失控馭得自直於 天子  
不能以一國之法治也其人好深湛之思其為學無所  
謂道也器數名物而已其為治無所謂德厚也富强而  
已其術業父子世繼以底其成其政令上下共聽以謀  
其當其法由至粗者推之極於至精以至近馭至遠以  
至輕運至重自天地之氣萬物之質皆剖析而糅合之  
以成其用其上之所教下之所學一也其飲食衣服語

言與中國絕殊中國之人不習也其於中國聖人所謂  
父子君臣夫婦之禮道德之說詩書之文渺然不知其  
何謂若爰居之於九秦也學士大夫尤簡賤之以為中  
國至尊外國至卑彼安有善哉嗟乎天下之變窮而未  
有已方其未變聖人不能豫謀及其既至有不能測其  
終極者也非閎偉奇特非常之材誰與領此者昔者中  
國之執嘗變矣太傅文正公亟起而持之到今天下受  
其賜君侯為太傅冢嗣學瞻而有文才高而能博太傅  
深器之自太傅在時已嘗潛討天下之變求所以康濟

之又益究通四夷之學殆所謂闕偉奇特非常之材者也今襲爵為侯將入覲道涂所經有進見者退皆伏曰太傅為不死矣汝綸自少居太傅門下獲與君侯交間獨以為 國家方以懷柔遠方為事君侯之材固 天子與大臣所側席求者繼太傅勛伐以世其家將於是乎始若夫太傅功在社稷 天子睠懷舊勛必有以寵異君侯者蓋又不足為君侯道也

馬太夫人壽序

穆宗九年懷甯馬君松圃始守天津奉母許太夫人以

來官所是時天津一換上下故官官有新置者其僚三數人與松圃俱受 命偕來獨松圃有侍親色養之樂其後數年三數人或自引罷或罷而又來為為不久更以遷去代者或往往先後更數人獨松圃久守是郡不去嘗一再攝天津道長蘆運司不別徙出而從公入而將母太夫人使之 上即位之五年太夫人年八十有二其來就養天津也適十年矣吏茲土者賢士大夫巷處所部下者與松圃遊舊宦此者咸來賀趨庭置酒太夫人前為壽酒行有洗盞升者言曰 國家行省州郡

遼邁往古官大小比地錯立若列星環周為吏者東西  
唯所命親且老在堂有子不幸貴不獲一日侍側若無  
有孑然或迎將到官牽率跋涉今歲出嶺嶠明年上隴  
坂重山復關絕幽走險車馬撼搖風露侵襲水行西入  
峽南過瀧江利石惡灘不可防測東踔大海茫洋無涯  
外國火行之舟出入濤上下數日卧吐中不食飲比到  
岸尫羸眩旋若沉疾纔起扶掖行足不可以步少壯強  
盛之人不能驟當也勞苦如此今太夫人到官所逾十  
年不一移故處不識舟車之物無水陸阻脩風濤霜露

崖崿沙渾之驚服習水土長子孫起處嬉遊同於舊鄉  
祿仕養安達官貴家無有倫比請以為太夫人壽又有  
起且酌者獻曰太夫人為婦為妻為母一式女宗丈夫  
子五人三人士宦身膺一品太夫人之封少而刲臂療  
姑老而振活饑人子孫熟化以節義相高累有旌門之  
寵雍雍愉愉德充而符至足而無求定居而澹游天錫  
康壽以永饗遐福固然無疑請進此觴以侑汝綸進曰  
大史公有言神大勞則竭形大勞則敝前客所稱是謂  
形安後客所稱是謂神全毋鑿而天毋搖而精毋晦而

明毋索而所不獲而營而所不成形神參同百疾不生  
自古賢哲所難幾而太夫人能之壽考烏得而不長乎  
至若松園與其昆弟官秩日躋孫曾仍世貴盛世所稱  
願太夫人皆將固有之而吾且以為抑末也

贈太僕卿故福建臺灣兵備道吳君墓銘

君諱大廷字桐雲湖南沅陵人姓吳氏由選拔貢生入  
貲為內閣中書中咸豐乙卯順天鄉試舉人縱學而甚  
文警敏有器觀明於去就趣舍名字白著交游附懷賢  
公卿者宿名德多折位望行輩與交寒畯下輩知名者

君亦禮下寵薦之不倦當是時東南被兵久將帥大臣  
爭以收召豪雋得能士自助相高士輒由薦起不循用  
資叙平進而君始居京師求舉湖北巡撫益陽胡文忠  
公今大學士湘陰左公聞君名皆走書數千里候問日  
月以至君益自奮厲欲指取樹名績道路引天下大事  
為己負荷咸豐十一年 詔從李中丞續宜於皖用薦  
改員外郎同治二年從唐中丞訓方於臨淮用薦改道  
員記名賞戴花翎李中丞知君由胡公唐中丞知君由  
曾文正公已而謝去從左公自浙入閩自君在皖左公

則薦君材中司道選及入閩用在公薦補福建鹽法道  
居一歲埽故弊變法下條教屬吏洗手奉約束唯謹免  
逋負八十餘萬增稅至六十萬三千有奇軍饒商給又  
用在公薦調臺灣兵備道兕畜獸獮夷中扞外執長聲  
高用前勞加二品服再加按察使銜寢寢嚮大用矣左  
公去閩後帥適左公不好者至則遣人微伺君不能得  
毫毛過失君即病免徑歸卧家左公治軍乾州沈尚書  
葆楨治船福州曾文正公再鎮江南治舟師海上先後  
交章薦起君自助始君在皖文正公厚遇君既官閩海

而睽睽八年而後合合而文正公益重知君君周旋諸  
公間久饜食事亦稍倦游獨暱就文正公所當是時沈  
尚書左公皆 上所倚信十言九見聽而文正公言尤  
重於是衆度君不久迴翔且復用未幾而文正公薨君  
居吳淞海壖鬱鬱無所嚮久之今大學士合肥李公密  
疏薦君 詔留不下最後沈尚書鎮江南李公在北迭  
為奏論君行治唯天子量材能進退之君入見出待  
命月餘 命且下而君卒卒而沈尚書以聞於 朝  
詔贈君太僕寺卿光緒三年某月也春秋五十有四夫



人孫氏前卒子文元某官孫二人曾祖仿聖祖元佐父  
諧比三世皆以君貴贈資政大夫妣皆贈夫人嗚乎世  
嘗謂士得一知己死不恨若君者傾一時名公皆知之  
皆薦之而卒久棄閒不一究極其材以死咸同之際胡  
曾二公所薦士無不光顯君能則尤所欲振拔尤噤不  
獲施用得知已死果不恨乎哉或往往孤特獨立上無  
援士無和而顧自行其意抑又何也君既久不遂益發  
奮恣記覽時時著書以自娛汝綸友蕭穆君所禮士也  
為君編次所著書君卒而致君顧言來徵墓刻汝綸辱

與君游知君為深乃不辭而為銘

前工部侍郎潘公神道碑代

公諱曾瑩字申甫吳潘文恭公子也少承門軌續聞趾  
華蚤有嘉問以道光卅一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  
宣宗皇帝以公宰相子能用儒業自進召見嘉歎卅  
六年以編修充雲南鄉試考官滇帥阮文達公贈詩為  
道公與文恭公仍父子先後使滇試士以為滇光寵卅  
年以侍讀學士充會試同考官又躡文恭公官侍講時  
故跡當道光之季 國家席太平久矣 天子好文公

卿用儒雅雍容登進文恭公於時久錄機事作傅皇子  
文學尤重於朝廷而公又以名三公家子能詩善書  
畫文采毫翰暉映門閥中朝名德皆慕與交遊使滇行  
來戴文節公熙為作飛雲覽勝之圖勝流交口歌詠之  
而公在清要右職亦能其官上每召對便殿論說未  
嘗不移晷也文宗御極加禮師傅家眷遇彌篤珍器  
秘物寵賚相屬遂躋三事辯麻六曹是時文恭公尚無  
恙三年以侍郎充會試考官而文恭公以其年重宴瓊  
林入國朝以來太平公輔世家盛事無有比榮者焉

尋拜吏部右侍郎遭文恭公憂去官續遭母憂於是東  
南方用兵有詔在籍治團練服闋召還朝既上道  
疾作敕且毋行公曰吾敢以疾故苟止遂行至則命  
為工部左侍郎他曹乏使公一兼攝科場獄起辭連公  
子編修祖同主者危法中公上寢不問海上戒嚴疏  
止出巡上亦不以為迂也蓋公自宣宗時特被榮  
寵度次除拜及文宗尤加任使解職居憂上遲其  
至旦夕且大用繼文恭公後朝士目相語人以漢韋平  
擬公矣會劇勞得疾謝歸邸弟穆宗既踐祚公曰吾

再世受恩 先朝 今天子幼四方多難不可以疾故  
營自便遂力疾起然是時人材新舊充周庶位竟不獲  
更進用自是間居京師十有七載纂著自娛所為書都  
升六卷而詩尤多時時招攜故人游詠郊畿徜徉山水  
間聞其風者慨然想見嘉道人物平世公族餘韻焉光  
緒四年三月以疾終年七十有一夫人同郡陸氏賢孝  
爛詩畫已而弁不為與公同歲生同日卒子五人祖同  
編修祖喜戶部郎中祖福祖楨皆殤祖保兵部郎中後  
公五月卒女適內閣中書汪克昌公與某先人同歲鄉

舉其教習庶吉士也某實與在館知公為尤祖同以狀  
來請遂為銘曰

唯才與世視屈信據執冥會蛇升雲不者泥蟠下沈淵  
豈此不能獨彼賢揆元都卒遭執然不信直視公後前  
有傑然起世轉旋誰歟風波成世屯隕涕寤歎念故先  
橋於萬安潘氏阡有永不磨此刻文

廣西潯州府知府薛君墓碑

咸豐八年七月某日廣西潯州府知府薛君諱湘字曉  
颿年五十有三卒於新甯官所又升有一年為光緒五

年某月日葬於所居無錫縣之某鄉某原夫人顧氏祔其孤以狀謁銘汝綸最其凡曰凡君之世自曾祖燦祖世瑛父錦堂世為儒至君始大子福辰山東濟武泰甯道福同舉人福成直隸知府福保某官福振某官福庚某官皆賢有文孫三人皆能世其家凡君為書曰割園指掌圖六卷曰方輿備覽廿四卷曰二篆圖說四卷曰隸辨訂偽二卷曰段氏說文翼廿四卷曰河洛鈎考四卷曰折衝錄十六卷文十二卷詩十卷都一百二卷凡君所厯官以舉人充覺羅官學教習十二年以進士除

鎮江府學教授五年為縣湖南在安福四年在石門新甯皆一年擢潯州未至卒都為縣六年其道孝悌於家其文傳效於天下其教信於徒友所在治傍舍舍來學者其治狀洪秀全犯湖南君糾安福民乘阨塞詭徽幟為疑兵賊愕不進又戰殪其渠帥卻敵 上聞擢守潯命下君乃令新甯新甯民相聚謂曰何奪我賢侯為交走大府守門乞留不得受代去凡所已試可表見者具狀如此君尤益守高初成進士廷試下等及在安福人有惡君於長吏者侍講孫鼎臣詒君書曰足下以江

表名宿屈宰百里出奇應變臨事不惑見忌闢葺造作  
蜚語嗟乎悲夫能自樹立不隨俗歛斂之士未有能取  
容當世不罵譏姍笑者也鼎臣君故人也為書如此汝  
綸與福成遊加姻焉從其家求遺事得此書著之碑遂  
為銘銘曰

既文又武志伉不俛雍培其有大則發出其芒毛羣  
碎之忉生晦其明既沒而名不虧其成維施不滂而道  
則光維後之昌松栢丸丸有萬其年潯州之阡  
祭丁樂山廉訪文

維光緒六年秋七月日子屬吏候補直隸州知州吳汝  
綸謹以清酌庶羞敬祭於 誥封榮祿大夫直隸按察  
使丁公之靈嗚乎我公文武具宜不有厥躬以勇於為  
淮甸蒙難結聯義故草創徽志恃公謀主於東其征迴  
旆北指或從或別厥績愈偉元侯尹郊求將之能咨伯  
暨男僉曰公材武節彰矣文則未知備兵天津乃沛厥  
施萬夷睽睽民始未定脫危而安克和以政一士寒饑  
若我有艱匹婦而寃餐未及咽川潰於坊起躬而當謳  
謠載道有萬其口釋位以憂 詔奪而留耄穉咽途車

不得驅喪始逾祥即家 詔起公一不可除乃即事自  
公再出益勵首公爰佐相臣綏華威戎式紀式綱乃將  
乃明餘惠逮鄰饑哺之饟陳臬郊畿疑定滯決進攝藩  
條良升姦遏世衰宦巧無實而名於中有公一鶴孤鳴  
武能持危文厝之安謂當大施以庇我人呂力未耗壽  
考匪多中駕忽稅命乎謂何凶問初承自朝及野或愕  
或歎或泣而雨小子無似辱知且舊弔禍詒書讀之身  
後聞喪宜救匍匐闕如撰行叙哀以御喪車尚饗  
朝鮮貢使集讌圖記

六年秋高麗國王遣其臣副司直卞元圭詣 闕獻見  
上言請比侍子入太學讀書故事聘問李相國覽示海  
壖攻守器法其冬元圭自京師至相國選道員之在天  
津者五人接伴之於是游使君自永平守升任永定河  
道實與是選卒事賓主讌飲賦詩贈答用西海所傳幻  
藥承水於日景中寫人儀兒逐入紙為圖圖賓主相次  
坐凡六人游使君間獨過汝綸言曰始吾守永平吏白  
外有高麗使且入謁已而久不至遣吏候視則使者獨  
上郡樓登望以去永平空道也樓墜壞不修久每高麗

使行來輒登覽以為常明年吾飾是樓新之後使至問知太守新樓狀因入謁吾以賓主之禮見使者歸語其國相李裕元裕元老臣也持朝秉居國甚重以太師致仕有大事王就諮之明年裕元寓書後使詒吾吾報書勸以輔國求賢變故俗厲強兵扞蔽東海為說甚具自是後裕元遂為書上李相國每書至輒錄福示吾因吾以上高麗之奮發觀光遣信使聘問畿內諸侯自此始也予其為我記之汝綸曰 國家懷濡遠矣自騶衍所稱大九州天地之際海內外萬國無不款關蟻附前古

未嘗有也起西南陬比次徼外踣粵海絕而東得島嶼浮著濤浪間稟正朔受冊命者為國大小以什數各仍用故俗治不究切之其朝請疏數職貢薄厚至不至不繫於中國有無也自以為一州主距京師遼遠樂寬法恣自便弗慮弗圖至稟弱不自葆就則強大侵欺禍釁賊發莫可應救豈非逖疏自外不知憑藉威靈之咎歟高麗附著方內若肩臂在體親附恭謹異於他方 今天子方遠撫長馭倚任大臣究極四夷之學創制興化章武節固藩維元圭所請事其必有以應待之驗也而

游使君為吏南北治行常為天下最守空道一郡又能  
振厲東藩扶微國如此使得斷 國論尊 朝廷柔遠  
方吾可以持券而策之矣圖六人自使君及元圭外四  
人者皆見於使君所自為記故不并著

安徽按察使豐潤張君墓表

代

咸豐初安徽徽甯池太廣兵備道豐潤張君用大臣薦  
遷雲南按察使於是洪秀全反安徽戒嚴巡撫蔣忠愨  
公請留君自佐君則上書言六事蔣公以聞有忌君者  
格不用將公出君廬州使募軍而安慶陷 詔以君為

安徽按察使洪秀全既據金陵賊艘縱橫大江中安慶  
瀕江而城新剝於賊城赤立無門闌附郭無居人官無  
舍解無寸兵半粟行省僑置廬州矣君受事方以掇拾  
安慶殘遺救集還定之為事未幾金陵賊連艦上犯再  
掠安慶城北十許里有關曰集賢道安慶北出則關要  
其衝君曰城敝惡不可守吾且守關事聞 天子曰城  
敝惡不與凡不守者比賊叩關不得逞遂拔城君逐之  
皆擊舟去賊去君空其城不居還守關 天子又曰城  
敝惡不可守守險其可然文吏猶持初弃城為君罪竟



議罷君官賊去安慶遂犯南昌南昌城守不下折而再  
趨安慶則君已去集賢守關者不能禦 天子峻法誅  
之自是後呂文節公江忠烈公相繼死難江淮間無完  
士於是人思君守關勞而謂議君者為非君雖議罷仍  
署按察使是時安徽阨塞數二關南則集賢東則東關  
東關者在巢縣界上賊自濡須入巢湖以窺廬州則東  
關要其衝初君守集賢某率鄉兵守東關已而某往來  
近縣擊賊總兵勤壯公玉山繼守之賊踞安慶分兵入  
濡須東關不守君聞趨救關戰而傷退保於巢其後卒

與玉山力復關守之廬州之圍江忠烈公故與君善自  
東關召君赴援師薄城下奪賊壘而玉山陷陳死君收  
殘卒屯近郊為聲執比援軍糜至將帥不相能城卒以  
不救陷君亦謝兵符歸矣初君為吏浙中久厯知景寧  
建德海寧桐廬仁和四縣一州同知石浦廳擢厯杭嘉  
溫三府所至有績建德石浦皆以丁憂去官桐廬溫州  
皆以攝他劇處不至在仁和海上用兵客軍過供張辦  
驕兵奉約束唯謹在杭州會嘉興枝縣民以賦糧倍經  
徙市戕兵役巡撫吳文節公且徵兵江忠烈時令秀水

上言苟張守往可無煩兵遂移君嘉興至則縛豪民一人而亂定更定賦法黠吏束手吳公下其法他府行之皆便又議海運當時不聽行後卒用君議至今他所興除人利病甚衆尤盡心荒政既授安徽道員猶留浙振嘉湖嚴紹四府災浙人德君大更多知君能及自軍罷歸道浙江浙撫強起君防徽州君則既以勞致疾矣竟卒於徽享年五十七咸豐四年閏七月也君諱印塘字雨樵由嘉慶廿四年舉人起家曾祖嗣浚祖棟均縣學生父灼三世皆以君貴贈如其官娶灤州田氏封淑人

有賢行側室某氏子六人佩經浙江知縣佩綸翰林院侍講佩紱浙江按察司經歷佩緒監生其二人早卒女七人其五人皆適士族其一殉難杭州以貞烈旌門一早卒君卒卅有五年乃卜葬於豐潤縣之八戶莊東方江淮鼎沸獨君與某率千百羸卒崎嶇於擾攘之際君每自東關往來廬州輒過予里舍或分道轉戰卒相遇矢石間往往并馬論兵相慕用不厭予謂古所傳堅忍負重者君殆其人自君罷歸安徽軍事益卒卒余亦展轉兵間無所就久乃謀引去而君則既不究其志死矣

豈非其命也君既葬佩綸以狀來請乃論次其終始俾歸而刻之墓道

答王晉卿書

辱示中庸說篤守家法蒐討滯墜如釋篇題取廣雅庸和之訓及中間考論禮制皆極精鑿其他古義至多雖乾嘉諸老儒見之皆當畏服况若汝綸之寡學乎敬佩敬佩往歲與武昌張廉卿商論中庸連日夜不倦以為古人著書未有所為而漫言理道者子思之為中庸以後世例之蓋即仲尼之行狀也其數數稱述仲尼之

言若史記孝文紀備載詔令者等比仲尼布衣無功烈顯著獨其言貴耳其稱依中庸遜世不悔惟聖者能之聖者非他謂孔子也其言大德必受命在下位不可治民蓋傷仲尼有天子之德無其位不能制作禮樂徒以俟百世聖人為不遇時也然古之君子不以遇不遇輕重仲尼兼包數聖人之德亦一天地也至乃六合之內有血氣莫不尊親身世位遇曾何足云所謂依中庸不見知無悔者為此蓋非後有達天德如仲尼者不足以知之矣揚子雲文學之士耳尚有待後世之子雲况仲

尼乎此中庸之大歸也儒者說之失其指趣於是中庸之言與匡穉圭之文枚賾之偽尚書殆無以異獨鄭康成謂子思以昭明聖祖之德此古今特識也至其為說小小者不能無失如以追王為改葬經所本無又以大經為春秋大本為孝經皆逞臆無據使其言然作書者何不明稱之為春秋為孝經而乃深沒其名待後儒之解說乎朱子鈎鈇章句繆繞文義不足狀後學者之心至謂素隱為索示掌為視本於封禪書藝文志不可易也易言索隱自與此異猶大德小德古多以天子諸侯

為言若此經及論語所言大德小德自與他經傳異言豈一端而已費隱之費為用之廣於文宜爾招魂費白日王逸解費為光貌古光廣同字費可為光亦可為廣也此數者皆不得以朱說為過孔子之道大矣自子貢門人之高弟與聞文章乃謂性天道不可得聞是後表章孔子惟中庸史記為著孔子世家記夫子之文章者也中庸記夫子之性道者也鄭氏之說中庸以文章說者也朱子以性道說者也其淺深離合之數學不逮子貢殆不足以定之獨所謂木神仁金神義及二五之精等

說則汝綸向所不取耳近儒如戴東原等乃欲取宋賢  
義理之說一一以古訓裁之是乃執文章以議性道蓋  
未可也宋賢於訓詁誠疏矣子貢不聞性道豈亦未通  
其詁耶周訢有言子之學將盡行願以名母為後吾願  
今之為訓詁之學者亦以疏解義理為後也鄙見如此  
敬以奉質續示盤庚說與汝綸闇合者十之三為汝綸  
智所不及而閣下獨得之者十之三其未敢信為誠然  
者乃三四而已汝綸塵冗廢學習尚書卒業尚無期日  
今往鄙著一冊乞不外弄厚教之勿以示他人幸甚溥

暑想為道珍重諸惟亮察不具

李相國六十壽詩

今上八年正月相國合肥李公登壽六十文武吏士賓  
校薦紳咸謀稱壽公固不許其幕下士某等相與謀曰  
以文為壽於古無有公又靳之稱頌大臣在律有禁勿  
為其可雖然吾等不可以嘿已伏見往古歌詩江漢常  
武丞民崧高諸篇列在二雅推大方召山甫以顯周宣  
中興之功裴相匡唐韓柳之徒并有述作文辭瑰偉識  
者謂能聳唐德於盛漢之表然則褒述功伐歌詠盛美

所以宣 上威德尊朝廷也公其可讓輒竭盡固陋依  
古作四言詩一篇拜手稽首以上其詩曰猗惟我公登  
翼 聖皇遠猷是經不迷御衡厥初中邦有討而逋我  
旂一麾天下必如裨海九州傳自鄒衍古絕不通賓之  
邈遠 鉅清受命環海偕來獸心鳥言一羈縻之叩關  
通市詰 闕獻見控馭一失枕戈待變惟公遇之陰陽  
闔開驕子悖嗔見母而摧邊人反側虜鬻我置行人失  
辭將隨以兵公曰不可自我構怨一使之任釋師十萬  
倭踐琉球好言來和獨持不隨下國交賀高麗臣順百

國陵欺誨以邦交卯之翼之允公初畫智驚愚悻及其  
既成萬口唯唯 天子命我保釐是任有十其年扞城  
腹心既綏既懷自視則歛一世之功萬世猶謙天牖下  
人鼓物者風智巧弼述哲人是欽惟古天藝絕而不緒  
其一尚存是曰算數失之中國守在夷狄幼眇繁蹟豐  
淫衍益天地奧清萬化鴻洞剖芒析微揉合而用制為  
械器魚脫於淵守牢攻堅富以其鄰車金其軌掉舟以  
火陸無阻脩水行若飛雷電之氣用而置郵俯仰萬里  
前古無有天泄其奇地呈其實恣意而取財賄焉阜允

文集一  
皆微學數之極致公參彼已道我方內始人未信公一  
勇趨風俗之成豈不自吾前千萬年衆聾不聰開物覺  
後此萬世功伊昔神聖臣畜四海不有濬哲惠疇亮采  
帝咨滑夏作士命咎禹叙西戎式甸九州說相武丁殷  
服鬼方周公南車重譯越裳越宣中興有方有虎叔季  
共主武靈騎射漢相博陸外國賓服學究四夷厥有充  
國公兼數子而功加崇自西邁徂周回而東厥里九萬  
極車窮舟人迹所至靡不懷柔抗威敷德橫被罔極匪  
直也僚並受介福小子狂簡登龍於門窺見美富百分

一端本原事功敷告海人而君而長侯王之羣無恃而  
有式驕式傲散我 皇明往息爾燭衆賓序興侑此觥  
斛作為好歌用宏碩休

讀文選符命

司馬相如作封禪自漢明帝以來不能明也獨吾縣姚  
氏父子通其意以為風諫之作近武昌張廉卿益著文  
昌言之其說既信美矣吾尤惜劇秦典引皆放依相如  
之意而世乃病其摭實而目之曰諛夫此數子者文采  
志意蓋皆望孔子為依歸而後以關諸百世其自處審

矣安有中材不屑為獨冒不韙不顧輕妄作文字說人者哉夫相如尚矣及若孟堅之文唐以來作者輒擯焉不載宜其陋近易識而所為典引譏識錄之不經圖牒祥瑞之託妄而微見漢為堯後予邱佐漢等說之怪誕無稽其立意可謂至章顯而世顧懵然莫之辨也又況其深焉者乎且相如孟堅立乎漢之本朝親見封禪圖讖之違失欲言不能欲嘿不忍於是發憤而謬悠其詞以冀主之一悟其可也子雲施之莽世何為者耶曰此非可以俗論施者也昔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孟子實論

定之公山佛盼召子皆欲往事出仲尼學者不敢議耳蘧伯玉再出近關亂定輒返晏子君弒受盟崔慶季路死衛輒之難高柴逃之高不苟生則季為苟死矣且孔子正名而二子仕衛不亦詭乎此皆孔子之高弟弟子若所嚴事出處如此天下之事非一端君子之處亂世亦不必皆出於一途要以潔身不為利立意較然而已子雲當王莽時著書盛稱楚兩龔蜀莊而身顧不欲效之又居貧自守無徒黨不能為劉崇翟義所為而所為拙身信道載而之乎萬世者又非可苟而託也故其封



事曰恐一日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其稱  
莽之事開闢未有所為謬稱典文改制妄作乃與秦燔  
詩書立私議無以異是汎掃前聖用己私不能享祐決  
也所謂祥瑞符命徒回昧壞徹者之祆愆耳莽乃用以  
掩飾盜竊其委心積意亡秦不足為喻封禪祠祀受命  
者不為如莽等比宜試為之以益其威詐而厚其亡耳  
其列義皇唐虞成周以著新之為乃前古未有之變而  
繼以仲尼之春秋則又自喻其文之所以誅亂臣賊子  
者蓋竊取春秋之義以舒憤懣於當時而待後世之識

者雖以此誅夷鼎鑊而不悔也豈直微文刺譏且若相  
如之封禪死而乃上者比哉嗟乎莽之不知文劉子駿  
之徒之不搆子雲於莽固皆子雲之不幸而千百世之  
後一有識其心而果其所待者於子雲抑何加損焉吾  
又以為莊生之徒之齊物者悲也

李起韓先生八十壽序

客有以涇州李起韓先生夫婦八十壽求言於汝綸者  
汝綸曰先生之壽宜也天地之生彼無所不有允以給  
養人而壽之耳矣是故有氣有形有光有聲有化有因

有健有馴有飛有沈有胎有根有特有羣有織有鴻有  
離有叢有峙有僵有裸有藏是物也人皆賴之賴而不  
能徧怙取也於是乎有少有多有歛有侈有唱有隨有  
高有庠有危有夷有替有崇有專有公有雌有雄有短  
有長有虜有王亘萬古而不能均而爭由是起焉爭則  
有拒有攻有尸有從有悞退有勇先有與散有仇連有  
初勝終瘁有小詘大信有避而顧有有就而益亡有誘  
之輒進有餌之不嘗有失利而不振有得雋而愈劓有  
絀有贏有壞有成有弱有強而得失之數至於億變百

出而不可勝原焉其失則有媿有憤有怒有怨有憂有  
恨有忤有愠有佗倅失氣鬱抑不復訾省有狂易而煩  
寃其得也則有酣恣而娛游有倨敖而驕有積艱累勤  
一快而精耗有逆億豫度於後變而愁困不瘳斯二者  
皆所以天闕遷落夷傷而不可聊而天地之生於是乎  
感焉故生之感緣於有得失得失緣於爭爭緣於不均  
不均緣於不徧取不徧取緣於無所不有無所不有緣  
於天地之生故天地之所以生者乃其所以感生者也  
孰能外天地之生一斥弃其諸有者彼且與天地久生

其生也彌短其弃也彌少不有弃焉吾未見其能久生者也先生自其少年時已能取科第已輒弃去不更試歸率其配賀夫人白首事母不一夕違左右遠出其於世顯晦升絀毀譽泊然一不以干其慮也雖視向所稱與天地久生者未知其如何要能有所斥弃無爭於世晰也如是而考壽其誰曰不宜汝綸為溪州時獲交於先生今忽忽近卅年身未衰老而顏頰髮脫鬚駸駸白矣曩者千年之志今消爍不復有上壽於先生輒自生媿既以此應客繼聞溪州人傳先生習方書本草本草

傳自神農時中多不死之藥道林養性之旨豈古人之求久生不得退而索於形骸之內者之所為乎異日過先生當就求其術願悉以見告勿祕留也

福建臺澎道剛介孔公碑銘

同治元年臺灣枝縣彰化民戴萬生反擁眾號數十萬是時臺灣總兵老罷不任事知府新至倉無宿糧庫無刀箭礮藥丸彈廐無馬城無兵臺澎兵備道孔公方病卧聞警立起曰吾責也出私錢募勇昇疾疾馳抵彰化辦賊淡水同知秋曰覲為前行曰覲戰死賊乘執疾進

薄彰化城下公則激厲守者出死力閉拒三日三夜不懈益嚴有內應夜開城內賊麾衆巷戰被大割賊中有識公者趨前爭持公曰吾等罪死負使君願送還郡公不可令掖送彰化學死孔子神位下初公為鹿港同知臺灣知府威德在彰化久賊自為民時知與不知皆感公故傷公而悔云事聞天子曰孔某在臺灣久民吏愛戴有司優卹之蔭襲騎都尉賜祭葬祀昭忠祠臺灣人更為請謚建專祠上事狀史館立傳謚曰剛介喪歸民老幼相扶攜挽柩車送野哭且自語曰孔使君去矣

吾其如何願為神臺灣福我歸葬沛寧沛人又請建祠其鄉公諱昭慈字文止少力學厲節概慕海忠介為人中道光十三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大學士阮文達公深器之散館授廣東饒平知縣母憂去官服闋揀發福建補古田調閩麻署莆田沙二縣興化通判邵武同知皆有政績可紀升鹿港同知自鹿港同知升臺灣府道凡十四年未離臺灣閩撫徐清惠公尤加敬禮號為獨立君為政有惠愛不妄取民吏一錢視民利病若憂喜在己有急則自承其危厝人於安不以生死利鈍

成虧去就也所至尤以禁私鬪能治盜顯聞民鬪者至相戒勿貽我公羞得劇盜輒置之法而收其從使名捕餘盜盜發輒得自始至臺灣反者五六起公一剡刈之其規畫深遠識者知其有以為也始為臺灣府三為書上大府論戍兵空籍之弊請一裁汰故兵募士人選驍勇團練鄉堡收實用為說甚具既不得請則規固鹽利絕私販穿渠為溉田課饒穀滋益拔取文武知名士備緩急為國扞蔽臺灣駸駸嚮殷盛矣粵寇犯閩閩中徵調急公亦急時安危不專私一境悉發賢將勁卒委輸

資糧相連屬度海圖閩難所遣彰化人林文察卒以武勇顯功名於閩閩人怙賴之然臺灣自是始大空咸豐十一年外國大入通市是時閩事棘矣公猶力持不稍下卒以滬尾聞處處外國人使立館販諸物外國無一人得至臺灣城下者戴萬生之初起也以失意長官潛結社聚眾公聞數戒彰化令先事為備令以為團練也一不何問會嘉義反者孫白毛鵠為亂公設方畧捕滅之甫滅而戴萬生事起以公之速至也持兩端既害曰覲不能復中立邂逅集城下故公及禍卒時年六十有

八公孔子七十一代孫八世祖贈光祿大夫追封衍聖公諱貞宣始分大宗為別子曾祖傳烜江南布政使誥授通奉大夫祖繼申父舉人候選知縣廣禧自祖以下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自曾祖以下由曲阜遷沛宣故又為沛宣人夫人鄭氏子二人憲曾翰林院編修憲高由郎中改知縣為新河知縣狀公遺事授冀州知州吳汝綸曰願有紀乃最公臺灣事始末詩之碑其詞曰翼翼重肩膚使是宜孰蕪不治養俗而靡後雖久賢殘殺不瘳蘊毒而搖卒砭賢侯維此賢侯露洽靈震始政

於沙爰發華問有茶者田椎埋穴藏扣其株根樹之穀桑民聚說公有聞以泣上官揖公謂公獨立海鬢翹翹視賄卑高踵常隨故青衿用切公曰名器不可假與孔氏為此曷示我後文以德優武烈又崇可用外捷匪直內訏胡闕不卒濡人枯己夜光墮壁碎於一蟻萬夷轡轡睨我戶庭一楹而傾而遑眾廷誰司開闕來考吾銘清河觀察劉公夫人詩序  
清河觀察劉公既喪其良嬪孔夫人悼念之不弭乃哀其遺詩為一卷刻之而使其屬吳汝綸為之序汝綸讀

其詩至於雕刻山川憑弔院塞之作以為古所稱登高能賦可為大夫者殆不是過而夫人故嘗自恨生不丈夫行不能助公以奉上德揚職卑人為事賦詠所寄累累見之其志意尤奇也婦人之職以酒食中饋織紵為務卑弱承事人為德有能通念書冊習文藝知道理者世則以為希矣又况德業材用器量壹倣依於男子如夫人者豈易得哉中國之法貴丈夫下婦人丈夫婦人有常名無常行丈夫之行也有三婦人之行也亦有三有職有藝有志職也者丈夫婦人分有焉藝也者丈夫

專之而婦人兼之志也者丈夫婦人交致焉職則丈夫也藝則不能丈夫也志則不能丈夫也丈夫名婦人行且得而丈夫之耶職則婦人也藝則不專婦人也志則不屑屑惟婦人域也婦人名丈夫行且得而婦人之耶丈夫也婦人也是時為貴下者也雖然丈夫而婦人者多婦人而丈夫者少則其貴且下也亦宜昔者戰國之時有犀首張儀者丈夫人也而孟軻氏賓之至夷於妾婦張子房運籌策佐漢崛起有天下成帝業功勞為多而太史公見其圖狀貌乃如婦人好女而婦人之中又

傳有所謂緹縈洗夫人者類不規規以弱女子自謙而慨然有烈丈夫之風以彼所為與世之大冠長裾雍容壇坫者校功比權夫孰雌雄焉儀衍子房自恆人視之丈夫之雄也下是而不知之者多矣及如緹縈洗夫人千百賢婦人中乃一二而已求一二人於千百人中誠知其難也而果有得焉有不敬畏而誠服者乎於其亡也有不憂悲思愁而求所以不亡之者乎夫人之詩之美覽者多能言之汝綸讀其詞奇其志以為殆古之緹縈洗夫人者比也序其詩而傳之庶夫人亡矣猶有不

亡者存光緒某年月汝綸謹序

李相國夫人壽序

光緒十三年二月相國李公夫人壽登五十僚吏賓校合謀獻辭稱壽有問於汝綸者曰相公自未五十來鎮郊畿於今垂卅年亮翼本朝撫綏方外羣吏率職耄耋謳詠政治化成退食雍容室家和宜子姓美好持國秉都將相任事之日久矣而貌加腴神加王斯天下之大福也敢以為相公獻汝綸曰此殆不可公意也且福者天所資予而亦頗不暇擇焉一恆人能有之及若



天之篤生雄雉閱達非常之人類非使自澤其身而已  
自其未出故以韞韞艱鉅懸付儋何既奮起獨立則且  
為天之諍子天地事物億變相繆方壞方支方成方虧  
軼進互鬪相尋而未有已而卒未肯一聽隨於天故乃  
開物成務傍作穆穆先人而憂先事而謀以與造物者  
權勝負智劼力勩而恐不逮則又博求夫同乎已而不  
聽隨乎天者併智一力而助之爭得則小休不得則智  
益勞力益瘁儋何益重蓋雖窮寵極崇日處乎震炫亢  
庸之執而故以遺而外之一不以自愉慰其中也斯則

公之所為已然則福不可以頌我公平曰奚為不可吾  
嘗習毛氏詩其稱周召二南以為聖人賢人之化吾意  
必有艱難綢繆遐攬遠馭恢崇橫被之績今詩乃無有  
獨於后夫人所為承祭祀綏福履宜子孫則永歎長言  
之周復而不厭非夫聖人賢人所以憂勞動閱錫福於  
天下者既深既遠天下之人願欲其愷樂壽考永永無  
極而聖人賢人則又未屑意此等於是流聞其后夫人  
幃闈之行純懿碩休雖甚瑣屑皆樂得而傳載之與而  
后夫人雖賢聖以靜順為德不見所施為則夫優遊富

貴膺受多祉非天所享祐福祥美善之極軌與今相國夫人毓德名族自其大父雁平府君以一甲第一人及弟是後父兄羣從繼踵翰林耳目濡漸被服禮則當相國平亂南方夫人固未來嬪不見出入鋒鏑喋血原野之勞始至即為一品伯夫人有鵲巢石兩之盛及往歲乙酉公子尚少耳已登鄉薦諸孫賡續競秀有麟趾信厚之美承助相公卅餘年登壽五十康強逢吉流慶二門前古所未有也所謂天下大福意在夫人乎坤道承乾夫人總集福祥歸成於公吾等濯沐我公膏澤稱是

為頌奚為不可問者曰子之言然請書而獻之以附於南有樛木采繁詩人之義遂獻以為壽

記寫本尚書後

古尚書百篇今存者卅八篇虞夏商周之遺文可見者盡此矣漢時書多十六篇由時師莫能說不傳卒以亡惜哉惜哉古帝王之事與後世同其所為傳載萬世薄九閱彌厚土不敝壞者非獨道勝亦其文崇奧有以久大之也揚子雲最四代之書以為渾渾爾噩噩灑灑爾彼有以通其故矣由晉宋以來士汨於晚出之偽篇莫

復知子雲之所謂獨韓退之氏稱虞夏書亦曰渾渾於  
商於周獨取其詰屈聱牙者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信哉其徒李漢叙論六藝又曰書禮剔其偽書之偽蓋  
自此發且必退之與其徒常所講說云爾而漢誦述之  
不然漢之智殆不及此聖人者道與文故并至下此則  
偏勝焉少衰焉要皆有孤詣獨到非可放效而襲似之  
者知言者可望而決耳吾尤惜近儒者考辨偽篇論稍  
稍定矣至問所謂渾渾者噩噩者灑灑者詰屈而聱牙  
者其覆然而莫辨猶若也於是寫其文自典謨訖秦繆

頗采文字異者著於篇庶綴學之士有以考求楊韓氏  
之說而得其意焉嗟乎自古求道者必有賴於文而文  
章與時升降春秋以還邱明所記管晏老氏所言去尚  
書抑遠矣秦繆區區起邠荒賓諸夏無可言者獨其文  
峯然濟千載上視三代殆無媿色吾又以知帝王之文  
之蚡蠻於後人者蓋終古不絕息也

再記寫本尚書後

自漢氏言尚書有今文古文其別由伏孔二家二家經  
皆出壁中皆古文而皆以今文讀之歐陽夏侯受伏氏

讀不見其壁中書壁中書本古文以傳朝錯入中秘自是今文始盛行吾疑安國與其徒亦故用今文教授孔氏所由起其家用此二家之異在篇卷多寡耳不在文古今也太史公書言尚書滋多自孔氏而劉歆議立逸書譏太常以尚書為備其時膠東庸生遺學亦以多十六篇與中古文同凡前漢人重孔氏學稱古文逸書皆以此及賈馬鄭之徒出乃始斷斷於古文之十六篇而廢棄其逸十六篇以無師說絕不講朝錯所受壁中書雖朽折至哀帝時尚在孔氏古文若廢棄逸十六篇不

講而止傳伏氏所有十八篇則與朝錯所受書何以異且又何以大遠乎今文耶今文自前漢時立學官有祿利學者習歐陽夏侯經說之成市而朝錯壁中書僅乃能傳讀而已此同出伏氏一師之所傳盛衰懸絕乃如此其於古文逸書以不誦絕之誠無足怪若賈馬鄭諸儒者誦歐陽詆夏侯不習博士經不徇祿利背時趨崇古學矣乃亦不誦逸書何歟帝王之文至難得也遭秦焚不盡亡伏氏少失焉而復出於孔子之堂壁可謂至幸是後雖微弱猶尚絲聯繼續彌留四百年而卒廢棄

於諸儒崇古學者之手自是以來逸十六篇舍太史公所錄湯誥外無復遺存者矣此可為深惜者也光緒某年某月桐城吳汝綸記

范蔭堂先生壽序

江出岷峨云云其東鉅海會之淑靈焉鍾靈有傑士竺生是間載考往謀千歲不聞赫赫范宗于里斯瀆范之不朽春秋是紀蠡蜚增蹶雲詩曄史於後希朝有秩於唐至宋益大白文正公公材命世德歛於家忠宣繼之條葉扶疎子孫散處於吳楚越或出絕塞攀龍爰發占

通州者勛卿發闡明社既屋愍遺孤臣既孝既忠烝烝增增明德百世達人其興勛卿八傳先生實繼承茲茂族處得勝地天錫純懿億其有謂卒老於窮眩者其喟負販駟儻藏緹石萬高冠長裾不能石甌閭里小生金門玉堂經明行修閉戶窮鄉馬醫歌兒大夫夫人有子逢時聯軸告身時之不諧糟糠塗泥堯言舜趨子父寒饑誰者尸此為此質慎弛張不存曷至下人下人之者尚有不齊赤白反易三王異施屈芟曾棗膾炙焉加又其甚者逐臭者痂彼各有適何醜何妍又况造物於人

固懸豈其好惡一徇我民華棖大夏室家之庇天曰幽  
汝迺狂迺狴好食鮮衣口身之華天曰豢汝視彘負塗  
靡色鼻聲為樂無方天曰酖毒速汝於亡尊官重執恩  
威盈握天曰危機汝禍踵屬匹夫好德一鄉慕善天域  
之區不化及遠功烈在世四海歸懷天資之時匪才獨  
能允茲數者非天重寶隨材斥予使恣所好惟其文章  
天之緘機文王既没畀之聖邱孟公熊熊屈憤莊恢馬  
揚代興籟雲拂蜺太史將聖嗣者退之旁逮甫白風騷  
之遺後有述作瞠乎莫追苟與於斯得天蓋尤菁英干

載彼不常聚先生一室網有今古其為祉福可勝言耶  
俗之美好其與幾何吉日良辰君子壽考聽聆高風欽  
此至教三子並學吾識其兄歌以侑觴亦券其成

孔叙仲文集序

往汝綸始入內閣則聞曲阜孔叙仲先生於諸舍人中  
為最賢會先生已東歸願見而不可得又後卅餘年與  
先生之子厚甫同官直隸乃得讀先生之書蓋先生少  
師事李方伯宗傳為桐城古文學桐城之言古文自方  
侍郎劉教諭姚郎中世所稱天下文章在桐城者也而

郎中君最後出其學亦最盛由郎中君已上師師相詔  
更嬪遞引鄉里之傳不絕獨郎中君自少至老常客游  
不家於鄉其流風被天下而桐城受業者乃四五人而  
已李方伯其一人也郎中君既沒弟子晚出者為上元  
梅伯言當道光之季最名能古文居京師京師士大夫  
日造門問為文法而是時湘鄉曾文正公尤以閱文繫  
衆望其持論亦推本姚氏故梅曾二家賓客相通流先  
生既傳業於李方伯及入京師則數與梅伯言曾文正  
往來其於姚氏之學既沈漸而癖好之嘗寄詩伯言自

詭出桐城門下用相矜寵暇則從諸公為文酒之燕見  
於詩集者往往一會至數十人今讀其詩若承馨歎於  
諸君子之側而身從其遊與之馳驟而先後之也方梅  
曾在京師時文章之士之趨歸之相與講論姚氏之術  
可謂盛哉往年汝綸侍文正公時公數數為余稱述姚  
氏之說且曰今天下動稱姚氏顧真知姚氏法者不多  
背而馳者皆是也汝綸竊自維念幸生桐城自少讀姚  
氏書姚氏文與流裔在天下有振起而益侈大之者而  
鄉里後生卒鮮得其近似聞公言則瞿然而懍今老矣

業不加進無以逾侍文正公時讀先生書考其淵源所  
自茫然不自知鍼刺之在體也

李剛介誄

剛介名源宣城人父曰宣範官終松江知府剛介以荆  
門直隸州知州殉難於興國之富池口松江有吏能事  
具梅郎中文集剛介死事名流爭為詩文紀載之其孤  
雯又以命汝綸乃為之誄其辭曰

維咸豐初盜始謹詼擾我南服鄂鄂三屠薦紳橫死堆  
骨成隴事或無俚豈曰能勇洎賊之殲罄竹書勛會其

成功豈曰能軍光光李公眇然一儒作宰江漢贍災蘇  
枯撫我赤子暖姝求媚及其見敵勇乃百倍提劍躍入  
萬馬之場四顧無繼愈奮益張當在鍾祥寇環我疆一  
柱支天厥夏四傾賊北踰河風折後距分旆入楚指江  
南渡公率偏師過江之渚驟勝窮追無一脫者惟此田  
鎮是曰楚門南賊大入公趨來援三師成列前行逗撓  
獨奮出擊賊敗遁逃追之富口而後不繼義士八百同  
日并死英名千載忠骨不歸招魂葬衣嗚乎哀哉乃寇  
之張焱涌電過所當立碎無攻不破王旅四臨殫智傾



財開府連宰相顧聘貽民不知兵吏怠其守百年太平  
狃習蓋舊自非名世雄雋之才懷抱孤憤往輒俱縻矧  
在州縣治纔百里如橫一草以障江海知義守死已可  
咨嗟至如公者豈易得耶公之用人人樂為死飲刃在  
腹甘之如醴取囚於伍佩之將印刳心相示卒與同命  
此義實古名將之風至其義烈又不媿心田鎮之行非  
帥指麾權其緩急去安就危軍之既陳我為中權前軍  
不進吾無責焉與懦為人毋甯勇鬼彼坐縮手云胡不  
恥昔江忠烈勇於為忠不以朝命便文自營湘鄉作銘

表其大節較然不欺世固難得死所而倖猶生之媮唯  
公與江庶其同符公三為縣初令公安孝感鍾祥乃擢  
荆門荆門不至所至畏慕去則爭留死皆俎豆同時循  
吏黃守金公更令牧守禦亂有功寇大至黃守兵纔石  
城陷巷戰短兵手斫力屈赴井贈太僕卿夫人二女殉  
節武昌金名雲門休甯進士與公後先時稱金李其後  
十年鄂帥奏曰吏鄂死事史書不絕惟二臣尤古烈士  
心鄂人歎嗟不衰至今 天子褒忠皆予美謚李公有  
子厥名逾久漢諫叔持以命孟堅馬敦守汧亦諫於潘

我述李公附金義烈匪惟告哀以訊來哲

論語叙贊

自羲皇開文降唐迄周宰世成務泊仲尼所居國與政  
竟死不遭垂空言述學而第一匹夫抱一以終老極於  
事天地橫四海其唯孝乎三王革因俟後百君述為政  
第二禮樂之用先王以動化天下禮失而霸霸失而素  
王興述季氏第三大哉仁乎發為禮讓存為忠恕不可  
析釵至德睽孤乃傳諸徒述里仁第四性命幽微顯諸  
文章麻撰狂簡揚摧今古海桴不浮志涸身体述公治

第五顏冉既亡南面其雍卓哉中庸齊因魯仍爰訕衛  
南述雍也第六精感若晤千歲旦暮饋韶寢周聖善不  
得見抗志浮雲述述而第七曾氏載道全歸契顏惟微  
厥淵源久古自唐虞妣姬述泰伯第八龍遊鳳儀天迪  
斯文聖緒韞韜爰正詩樂述子罕第九聖莫大於時幽  
閔靡窺廟朝揖讓齊居燕坐誕畧維章述鄉黨第十陳  
蔡既阨四科是列顏亡喪予春風詠歸異僕狂且述先  
進第十一克復歸仁唯禮兢兢敬恕是階遠哉舜湯明  
喆煌煌述顏淵第十二學而入政正名攸先富教即戎

需之歲年不得中行吾思狂狷述子路第十三德仁積而禹稷興禮樂崩而桓文出篡弒滋起春秋因是作佞如果如知我其天述憲問第十四集四代制作誕成王業宏道者有焉沒世不名君子蓋諸述衛靈公第十五三桓柄國政魯道其衰求志達道夷叔是懷述季氏第十六日月不居東周孰為鄙夫不可與事君法天無言述陽貨第十七山林長往聖喆栖皇禮弛樂壞或入河海述微子第十八微言既絕大義乖裂源遠末分道散諸師商偃賜述子張第十九堯舜禹湯文武傳之孔子

政不百年教乃萬世後生習傳艱哉知言述堯曰第卅祭蕭君廉甫文

光緒十四年五月廿二日吳汝綸謹以時脩之奠敬祭於亡友蕭君廉甫之靈嗚乎廉甫子乃盡於斯四方上下邈不知所歸咎兮嗟吾釋子將誰尤彼世人之美疾兮吾故必子為無之眸子炯炯神滿彌兮曾幾日而我違天所賦之甚才兮豈故生之而無以為之時初自詭其如何兮年中道而不茲將陰陽之沴及兮藥物又從而摧之固壽夭任天為兮雖聖喆莫由離之意亦膏煎

於明木材而斤兮坐振迅而自疲不然其無乃有激於  
中兮憤憾侘傺鬱伊而不能支苟如是信子過矣彼九  
常之大年兮又豈盡泊乎其自持嗚乎司命幽昏不能  
對吾問兮如此恨其焉推我官於畿子無偶儕唯子我  
昵天又不憇遺咎匪子懼乃以窮我為春朝於塗已覲  
復失而子遽以疾歸為書勞子良久乃達子目已瞑而  
弗知嗚乎死生得喪之理無為為子慟矣追念疇昔久  
要挈潤吾則何能嘿已而不悲尚饗

答張廉卿書

垂示三江考辭高而義創類韓歐諸公辯證經典文字  
章句之徒不辨為此三江舊蹟久湮失蒙陋之見正大  
論所譏墨守班志以為不易者何足以仰窺奧愔私獨  
以為郭璞岷江松江浙江之說與班氏無甚異同頗怪  
執事既取說文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以為有合  
於班志水經及康成東迤之說而猶以為江不通於浙  
而殊異南江使自為一江也浙江自為一江今所見之  
水道然耳古浙江固江所自為非別有一水周秦人不  
稱南江浙江而但名之為江國語云句踐沂江以襲吳

又云吳軍江北越軍江南將舟戰於江呂覽言越王棲  
會稽有酒投江民飲其流而樂毅亦言子胥入江而不  
化使江不通浙則吳越境上無江此諸書必不冒他水  
為江江自吳縣南至錢唐折由山陰而東逕餘姚入海  
故曰浙江不獨說文言之晉灼說亦如此酈元亦言作  
者述志多言江至山陰為浙江漢晉以來未之有改也  
其在錢唐右會漸水漸水故不名浙說文分列漸漸二  
水甚明而史記秦紀始皇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  
惡乃西百廿里從狹中度蓋錢唐乃有浙江錢唐西百

廿里之狹中即非浙江矣後以漸水歸浙亦或互受通  
稱而浙要為江尾非漸瀆南江既湮於是江不通浙而  
漸水始專浙江之名而自為一江此乃遷流所變豈得  
執為禹蹟哉且南江為江所分固無可疑者凡北水通  
目為河南水通目為江特後世轉移通借而號之者耳  
其初則江河各為專目非河不名為河非江不名為江  
南江非江所分決不名江江止二瀆但可謂之二江決  
不名為三江若北江中江皆江所歧分獨南江乃取其  
旁一水首尾不與江通者配之而強名為江以足三江

之數神禹主名山川殆不若是南江經所未言以江之有北有中而知有南以三江之並得江名而知南江非別為一水此決無以相易者若謂經言為中江不言為南江則禹廝二河禹貢固亦不見矣况東迤之為南江其說固不易哉執事之為此說徒以形執論之謂南江道不可通避就而為之辭耳至譏班志而取景純則景純之說固班說也不獨浙江即餘姚入海之道即執事引江賦所云神委東會注五湖灌三江者亦明謂三江承於一江是南江上流景純亦未為異說獨隋唐時南

人乃謂大江不入震澤而張守節遂以並阻山陸為言竊嘗以今地考之江南諸山來自五嶺入徽州為黃山東行為天目其北枝為九華山海經三天子鄩即此禹貢所謂東陵者也今浙江出其南而大禹南江行其北繞九華及黃山支麓出天目之背以入太湖今自石埭涇南陵宣城宣國建平廣德諸州縣水皆鈎連交注無阻絕者獨貴池青陽之水不通涇南陵耳疑池宣比境南北數百里間必有可通之處即使地脈連延亦必有絕水復出如經所云過九江至於敷淺原者且賈讓固

言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矣南江絕而水皆倒流入江莫或者其舊跡殆非目驗無以定之要不得毀所不見執今水以求故瀆也三江班氏時故尚在枚乘諫吳王謂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北江中江皆不得至吳都乘所云循江而下蓋下石城分江水以東抵吳縣南者也班氏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立言至為矜慎矣九河不詳其處於成平云民曰徒駭河於鬲云平當以為鬲津皆闕所不知未嘗臆決又往往言故大河故渚池故漳以紀遷廢至三江則各著所在之縣

詳其入海方所是必前無異說而經流見存而石城分江水則又據當時見行之瀆名之過若干郡行若干里入海何縣始末具備此豈不知而強言者許鄭之徒勤於考索翕然宗信不聞一言違覆今更千餘年後求其跡不得遂創為一說以易之不可也執事又謂分江水班未以為南江南江未言餘姚入海此則志文彼此互備又不必辯者蒯氏道言江水至江都入海毘陵北江不言江都亦豈岷江北江為二水哉執事又謂在吳南者亦松江譏班氏混南江於中江此又非班氏之過

班未以松江為中江也水經江水殘闕酈注沔水述三  
江亦脫誤難讀其言中江左會瀟湖乃軼而見於文選  
注瀟湖在常州西南自瀟湖東出直吳松口正班志陽  
羨入海之道皆在吳北非吳南景純之稱松江亦據其  
下口言之為不誤耳若松江上游韋昭以釋國語者乃  
酈注南江之枝津不得指為中江此當據班志以正景  
純不當復用譏班也歸熙甫論三江取景純而引宋邊  
實所列海岸三口曰揚子江口吳松江口錢唐江口以  
為三江既入禹蹟無改亦據下口言之至上游則諸儒未

有明辯之者康成言江分彭蠡班志水經皆分於石城  
石城當近彭蠡矣漢石城在今建德見元和志而言南  
江者求之貴池漢蕪湖在當塗東南見杜氏通典而言  
中江者求之今之蕪湖皆據後城以定前地執事謂酈  
注南江在萬山之中殆亦由酈氏所稱縣地故城未易  
審知所在耳夫執今水以求故瀆據後城以定前地言  
地理者之公患也執事尚復如此吾且烏乎正之謹貢  
所疑不惜更教示幸甚

再復張廉卿論三江書



前得惠書極論三江事塵冗卒久不報頃得續示復稍稍改定尊說且曰師心背古果於自用固所甘之夫誠甘之則亦何說不可尚何取繁引曲證前後更易紛紛之為若返之本志而猶有未安則汝綸請得進畢其說允執事所以譏班鄭者似未嘗究明二家之說其堅持異論不肯稍變易固曰吾據經詞事理斷之夫謂浙不通江而可名之為江因謂他水皆可名江此則於經於事無一合者由漢以來至於近世自全謝山王鳳喈外有謂浙不通江者誰乎此何庸復強辯乎若果不

通江又何庸強名為江乎始吾不解執事何為必舍江而別求南江今讀來書云經於道江曰東為中江此南江之別為一江居然可知者又言漢非江而被江名證他水之可稱江然後知尊意以江為中江漢為北江因謂別有南江而經未言經曰東為中江此中江之名起於會滙以東可知也今指岷山至東陵者皆為中江可乎經曰東為北江此明漢入江後所叙皆江瀆因著其瀆之分流耳今謂漢入江滙彭蠡行數百千里之後仍獨成其為漢其為北江者仍大別以西之漢水可乎三

江經流分繫江漢二水何以讀東為北江之文知別有南江又何嘗被漢以江名而為他水稱江之證哉九江漢河濟禹所命名也禹既名江為江豈得又名漢為江漢且不得為江他小水無論入江不入江固亦各有主名更安得僭名為江六藝經傳從無稱他水為江河者此何待程泰之胡朏明始倡是說執事又引九江亦他水非江而名江此又後儒臆論淮南王書禹身執纁垂別河而道九歧鑿江而分九路太史公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彼皆最初之說目驗之論豈故不足信若據過九

江謂凡言過皆他水道漾曰過三澁三澁即漢水所為也而可謂之過何獨至九江而疑之九江既江水漢又不名江他水又不得冒為江則南江本江所分非別有一水殆可循名而定且東迤之為南江固無可議者執事所好者經之文也請更以其文決之經曰至於東陵東迤考之爾雅漢志山海經所謂東陵者固當西起彭蠡而東極於太湖以東蓋南江首尾畧盡之矣而執事必令質實言之曰東為南江以與東為中江者為儷然猶未及其所入之委也則又當分綴以入於海之文繁

委復重而不厭否則以為孤懸隱射之語執事以為古人之文固必如是乎凡禹貢所云東北者皆東行而迤北者也云北東者北行而迤東者也然未嘗曰迤東迤北不惟禹貢他經及史記漢書亦未見也惟歸熙甫作李實行狀載其疏語稱永甯迤東迤西而國家設官有所謂迤東道迤西道者此乃後世常語古人豈有此哉禹貢東迤為句自漢以來未之有改馬季長訓迤為靡今所習孔傳中多漢人舊說而訓迤為溢未聞有以迤北連讀者即執事所引說文亦不得懸定許讀為迤

北也獨魏默深肆其疏野之見妄改舊讀以迤北說之此宜淵懿君子所不道執事虛志而讀之此經之讀以至於東陵東迤者為勝乎以東迤北為句者勝乎康成固不知文何至自漢以來無一人知文知文者乃獨一魏默深也凡此諸說皆顯與本經不合其尤無解於師心背古者則謂南江浙江之不通江也且執事固以漢為北江矣北江通江南江何為不可通江而必謂江不通浙者為夫江一通浙則景純之浙江固即班志之南江班鄭之說無可易石城分江水無可疑而吳縣之南

江為分江水白石城至餘姚之道無可置辨也故說文  
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之說執事既嘗以為合於班  
鄭水經而取之矣今則援王鳳喈之妄改者以離畔之  
景純江賦所云灌三江而滌沛者執事既嘗引用之矣  
今則以其同於班氏而割弃之說文之言浙江六朝以  
前無異說僕前引酈元說作者述志皆言江水至會稽  
山陰為浙江酈氏所見方志多矣惜其書今並亡佚耳  
使其皆在鳳喈能一一盡取竄改之以成其曲說乎執  
事之以浙江為南江所據者景純也江賦與所為水經

注一人之作所說者三江一事也此復何能左右而去  
取之哉尋執事諸說惟以考論地勢山脈者為最近理  
要必真如所云萬山複沓綿亘絕無平迤中斷之所開  
鑿無所施而謂大江不能經行於其間然後可也使不  
徑萬山之中不行複沓綿亘之所尚有中斷之處無事  
開鑿之勞則執事立說雖辨其如施之非其實何九酈  
注南江所經大抵今池甯太廣之境而甯太廣之水至  
今通流獨池州無水以通甯國要亦非高山大阜盤互  
數百里不中斷之地也執事乃以徽甯池之萬山叢簇

文集一  
者當之自昔言南江者何嘗南涉徽州哉經曰東迤班志但言石城東至餘姚耳執事何由知為直東指吳哉既直東指吳矣豈又能出徽州而南繞哉且執事考求故蹟而徵之行旅商賈尤非得理者也行旅商賈不出水陸二道水行固皆今水矣其陸行則各指今所置郡縣城邑以為都會城邑遷改道隨而變豈能沿涉山川脈絡推求昔之舊蹟哉凡此諸說皆揆之事理而甚不合者也論事既失其實讀經又失其辭則固不如墨守班鄭之為安矣班鄭之說執事固明知其合也顧乃強

索疵類謂吳特南江中途一縣距餘姚數百里班不應於吳言入海自昔紀水道者未聞若是是又班志常例錢既亭輩殆不足知此河至章武入海魏郡之鄴去章武逾千里而云故大河在東北入海信都去海亦數百里而云故章河故虜池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此皆中途一縣執事曷為未聞乎中江自瀟湖東出執事譏僕何從得此水道僕此道固與執事所稱分江水經徽州及石城直東指吳者不同班志南江在吳南則中江不在吳南甚明其會瀟湖至陽羨入海既在吳

北非自瀟湖東直吳松口當復由何道哉吳南之松江  
酈注明以為南江之枝津執事乃謂自昔說班志者皆  
言吳松為中江抑何不深考如此禹廝二河毘陵江都  
之江皆因尊論類及之不足深辨南江經固言之潔川  
則未之及何論鉅細蒯氏道毘陵所紀但問一水二水  
豈與執事論揚州且江都獨非揚州乎河於河關館陶  
再言章武入海江獨不可再言江都乎凡此諸說皆於  
班志未嘗究明者也鄭氏三江說惟疏所引為真執事  
乃徵及初學記初學記說與疏所引鄭說絕異明非一

人語其稱鄭多孔安國注尤猥并余考之必徐邈所為  
尚書音中說也隋志尚書音五卷孔安國鄭多李軌徐  
邈等撰與初學記稱鄭孔者正同當徐堅時鄭注尚書  
未亡無緣偽託惟尚書音雜揉數人之說故淆亂如此  
近世陋儒識不足以定取舍乃兼采疏及初學記妄合  
為一執事奈何從而信之殆亦魏默深與有責爾此又  
執事之未究明鄭說者也夫不究明其人之說而好為  
異論近世諸儒大率如此而全謝山王鳳喈魏默深其  
尤也不謂執事高識俯視二漢而所陰據者乃祇謝山

鳳喑默深諸人夫謝山鳳喑默深諸人之說何足以抗班鄭哉汝綸所見如此儻有異議不憚再質

答張星堦書

承示施彥士讀孟質疑謹以愚見平議誤謬記其眉奉納執事伏維照察孟子游仕始末載籍無可考惟太史公書稱其先游齊後適梁而六國表魏惠王卅五年大書孟子來此與孔子相魯皆特筆史公所謹記者是年齊宣王八年周顯王卅三年既一年惠王卒子襄王立又十一年而齊宣王卒子湣王立又六年宋君偃為王

是年魏襄王卒子哀王立又四年當周王赧元年魯平公始立而燕噲亂死又二年秦楚構兵秦敗楚將屈匄此諸國事皆與孟子相涉者自魏惠王卅五年至是九升四年當孟子初至梁梁惠王謂之曰叟度其年當長於惠王惠王以魏文侯卅五年生生卅而即位即位卅五年年六十五矣孟子又長於惠王其游梁殆且七十也又閱卅四年及見秦楚兵事世以此謂孟子年至高自梁惠王未生時文侯之十八年受經子夏是年為魯繆公元年繆公時而子思仕魯孟子長於惠王而子思

宜少於子夏漢儒者謂孟子親受業子思度其年故相  
及也孟子始逮事子思而終見秦楚構兵之事其前後  
畧可考見者如此當太史公時周譜蓋尚在太史公因  
秦記采世本著所聞為表其年系決無誤至魏晉間所  
傳世本奪亂失魏哀王一代於是汲冢紀年出又以魏  
襄王在位之十六年歸之惠王為後改元而司馬溫公  
作通鑑乃舍史記而從之其取舍已不詳矣及紀齊年  
則又并無依據奪湣益威以伐燕歸之宣以求合於孟  
子於是齊梁二國年系并失而孟子事始末益淆亂不

可明而闔石詩江慎修以來諸說紛紛并起誤由奔傳  
習之明據奮不根之怪論懸改千載上列國之世紀故  
也如施彥士等殆猶未足比數以近世矜創獲背前載  
往往魯不審是以非貽誤後生故不可不辨伏維鑒亮  
不具







